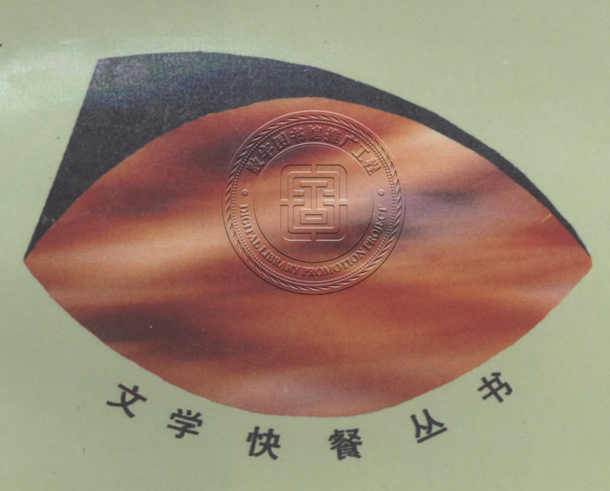
黄金

□王鲁彦/著

□中国现代文学卷

□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


文学快餐丛书





黄金

●王鲁彦 著



●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

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
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

寄语读者

现代社会的巨大信息量和紧张的生活节奏，使“古典式”的悠然从容的文学欣赏对许多人来说成为可望而不可及的事。但古今中外文学宝库中那无数凝聚着人类智慧精华的文学瑰宝，又无时不在吸引着渴求美与真知的人们。化较少时间，阅读更多的文学精品，这就是当今读者对文学欣赏的普遍要求，“文学快餐丛书”正是适应这一形势而编辑出版的。

本丛书分为三卷，即“中国现代文学卷”、“中国古典文学卷”、“外国文学卷”。收入本丛书的作品都是按“短”而“精”的原则遴选的。“短”是就篇幅而言，字数最多也只10万左右，最短的像泰戈尔的《采果集》不到6万；“精”就是所选篇目均系精品，是历代著名作家的重要作品，艺术上独具一格。

向广大读者提供精美而又方便的精神食粮，是我们出版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职责。如果我们的想法

能得到广大读者的认同，我们将感到欣慰，同时也计划继续推出新的美味“快餐”。

编　者

1993年6月



目　　录



未曾写成之序

——即以此代序

“现在应该做序了，”我想。

“《柚子》没有序，《黄金》初版没有序，再版的《黄金》无论如何应该有一篇序了，”我想。

于是我展开了稿纸，提起笔来。

我思索怎样着手写序了。

愤怒的思想突然充满了我的脑子，我写了：“我，王鲁彦，是中国第一个作家，也是世界上第一个作家！……

“我的作品不堪言说的美，内容不堪言说的丰富！……

“我的笔尖有无穷的力！……

“世界在我的笔下旋转！……

“哈，人类！微小的人类！……”

于是我笑了。

第一次的序到此便告了终结。我必须从新思索了。

悲哀从我心的深处涌了出来，我换了一张纸，

写了下来：

“我，《黄金》的作者，是最卑劣的一个！……

“我的作品是不堪言说的丑陋……”

我又笑了。

第二次的序也就告了终结。我又必须从新思索了。

时计在桌上切侧切侧的响着，我看见了中山先生的肖像，下面是两个英文字：Swiss Made。

“有了，”我想。

我提起笔来，去装墨水，看见了我的自来水笔套上“Parker”在亮晶晶地发光，“Ideal”危然站在墨水匣边上。

“更有了，”我想。

我换了一张新的稿纸。

我发见稿纸右端有七个细小的字：“二十字诘各十行”。

我不明白这几个字的意义，抬起头来，看见了一个满是墨渍的铜笔架，插着四支毛笔，笔杆上刻着细削的字：“上品鸡狼毫”。离开笔架不远的地方放着一只被烟油熏黄了的铜墨盒。上面刻着两个空心字：“吉利”。

“做序的资料更有了，”我想。

这样的想着，我的目光忽然遇到了一个时

装的女人的肖像，上面两个非常熟悉的英文字“MY DEAR”。

一种难以遏制的欲望便澎涨起来，我急速地取了一支香烟在手里，从红色黑字的“利国”火柴匣中，抽出一支火柴，擦的燃起，吸起纸烟来。

纸烟燃着的一端，渐渐变成了灰白色的烟灰，“MY DEAR”渐渐残缺，女人的肖像不久也冒烟了。

那烟是异样的可爱：青白的颜色，分成几岔，弯弯曲曲地在我的面前盘绕着，消失着，陆续地散发着。

我望着望着，眼睛渐渐模糊了……

是在一间极大的办公厅里。冷清清的没有什么人。我坐在桌子前，握着笔，预备写一篇序。

长方桌和椅子前后左右摆着。有几张桌上杂乱地堆积着案卷。左边的桌上还昂然坐着一顶尖削的瓜皮小帽。那边的衣架戴着三五顶大帽，披着长衫和洋装。房子是中国式的，但窗子却是洋式，又大又多，玻璃窗可以往上推，可以往下扯。粉刷的天花板有几处染上了很大的霉渍。

忽然，合拍的哨子声和大声的呼喊响了。

我惘然站了起来。

壁上的时钟指出六点零五十分。

是同事们操练拳术的时候了。

我想到了帝国主义的侵略，以及和帝国主义开战的未来……

我不想继续我的序，不自主的踱出了办公厅，往操场走去。

但早操的时间已过，同事们簇拥着回来了。许多人都满面流着汗。这时正是夏天开始的时候，天气已经一天比一天炎热。

办公厅突然紧张起来，热闹得非常。

到处扰攘而且扰攘。

“今天再也没有清静的机会让我做序了！”

我想着，走近了操场。

我的心起了异样的感觉：

操场上跪着一队卫兵，捧着枪，瞄准着，扳动着枪机。

威严而且吓人。

“做序的材料又多了一种了，”我想。

我离开了操场，向别一条路走去。

那是水榭。

我沉思着……

我听见乐器的声音了。那是从水榭旁的音乐室里发出来的：有人在奏“三娘教子”；风琴提琴，二胡和笛子合奏着。随后细而且高的假装女人的喉咙唱了……

“哈哈哈！……”

我忽然听见大声的轧轧轧轧的声音，清醒而且奘了。

是在冬天的一个晚上。朋友们都已睡熟。我独自伏在桌上。我的手臂下铺着已经写过和未曾写过的稿纸——我是想给《黄金》做一篇序的。

“现在是不能不做了，材料更有了！”我想。

但这样想着，轧轧轧轧的声音愈加洪大了。那是附近电灯厂电机的声音。它轧轧轧轧的响着，在扰乱我的思想。

我异常的愤怒……

我的桌上的油灯渐渐暗淡了下去……

但愤怒又立刻平息了。我有了新的思想：

“这个世界上毕竟有了几盏电灯了！”

我已非常的疲倦。

好好地给《黄金》写一篇序，似乎不可能了。我不再写未曾写成的序。这原是不需要怎样的堂皇。写一篇短短的文字，记述记述未曾写成序文的经过，代替了序，该是可以的罢。

我喜欢这样。

因为虽然是代序，也就是序了！

一九二八，十一，二十八。

黄　金

陈四桥虽然是一个偏僻冷静的乡村，四面围着山，不通轮船，不通火车，村里的人不大往城里去，城里的人也不大到村里来，但每一家人家却是设着无线电话的，关于村中和附近地方的消息，无论大小，他们立刻就会知道，而且，这样的详细，这样的清楚，仿佛是他们自己做的一般。例如，一天清晨，桂生婶提着一篮衣服到河边去洗涤，走到大门口，遇见如史伯伯由一家小店里出来，一眼瞥去，看见他手中拿着一个白色的信封，她就知道如史伯伯的儿子来了信了，眼光转到他的脸上去，看见如史伯伯低着头一声不响的走着，她就知道他的儿子在外面不很如意了，倘若她再叫一声说，“如史伯伯，近来萝卜很便宜，今天我和你去合买一担来好不好？”如史伯伯摇一摇头，微笑着说，“今天不买，我家里还有菜吃。”于是她就知道如史伯伯的儿子最近没有钱寄来，他家里的钱快要用完，快要……快要……了。

不到半天，这消息便会由他们自设的无线电话传遍陈四桥，由家家户户的门缝里窗隙里钻了进去，仿佛阳光似的，风似的。

的确，如史伯伯手里拿的是他儿子的信；一封不很如意的信，最近，信中说，不能寄钱来；的确，如史伯伯的钱快要用完了，快要……快要……

如史伯伯很忧郁，他一回到家里便倒在藤椅上，躺了许久，随后便在房子里踱来踱去，苦恼地默想着。

“悔不该把这些重担完全交给了伊明，把自己的职务辞去，现在……”他想，“现在不到二年便难以维持，便要摇动，便要撑持不来原先的门面了……悔不该——但这有什么法子想呢？我自己已是这样的老，这样的衰，讲了话马上就忘记，算算账常常算错，走路又踉踉跄跄，谁喜欢我去做账房，谁喜欢我去做跑街，谁喜欢我……谁喜欢我呢？”

如史伯伯想到这里，忧郁地举起两手往头上去抓，但一触着头发脱了顶的光滑的头皮，他立刻就缩回了手，叹了一口气。这显然是悲哀侵占了他的心，觉得自己老得不堪了。

“你总是这样的不快乐，”如史伯母忽然由厨房里走出来，说。她还没有象如史伯伯那么老，很有精神，一个肥胖的女人，但头发也有几茎白了。“你父母留给我们的只有一间破屋，一口破衣橱，

一张旧床，几条板凳，没有田，没有多的屋，现在，我们已把家庭弄得安安稳稳，有了十几亩田，有了几间新屋，一切应用的东西都有，不必再向人家去借，只有人家向我们借，儿子读书知礼，又很勤苦——弄到这步田地，也够满意了，你还只是这样忧郁的做什么！”

“我没有什么不满意，”如史伯伯假装出笑容，说，“也没有什么不快乐。只是在外面做事惯了，有吃有笑有看，住在家里冷清清的，没有趣味，所以常常想，最好是再出去做几年事，而且，儿子书虽然读了多年，毕竟年纪还轻，我不妨再帮他几年。”

“你总是这样的想法，儿子够能干了，放心罢。——哦，我昨晚做了一个梦，忘记告诉你了：我看见伊明带了一顶五光十色的帽子，摇摇摆摆的走进门来，后面七八个人抬着一口沉重的棺材，我吓了一跳，醒来了。但是醒后一想，这是一个好梦：伊明带着五光十色的帽子，显然是做了官了；沉重的棺材，明明就是做官得来的大财。这几天，伊明一定有银信寄到的了。”如史伯母说着，不知不觉地眉飞目舞的欢喜起来。

听了这个，如史伯伯的脸上也现出了一阵微笑，他相信这帽子确是官帽，棺材确是财。但忽然想到刚才接得的信，不由得又忧郁起来，脸上的笑

容又飞散了。

“这几天一定有钱寄到的，这是一个好梦。”他又勉强装出笑容，说。

刚才接到了儿子一封信，他没有告诉她。

第二天午后，如史伯母坐在家里寂寞不过，便走到阿彩婶家里去。阿彩婶平日和她最谈得来，时常来往，她们两家在陈四桥都算是第二等的人家。但今天不知怎的，如史伯母一进门，便觉得有点异样：那时阿彩婶正侧面的立在衖子那一头，忽然转过身去，往里走了。

“阿彩婶，午饭吃过吗？”如史伯母叫着说。

阿彩婶很慢很慢的转过头来，说，“啊，原来是如史伯母，你坐一坐，我到里间去去就来。”说着就进去了。

如史伯母是一个聪明人，她立刻又感到了一种异样：阿彩婶平日看见她来了，总是搬凳拿茶，嘻嘻哈哈的说个不休，做衣的时候，放下针线，吃饭的时候，放下碗筷，今天只隔几步路侧着面立着，竟会不曾看见，喊她时，她只掉过头来，说你坐一坐就走了进去，这显然是对她冷淡了。

她闷闷地独自坐了约莫十五分钟，阿彩婶才从里面慢慢的走了出来。

“真该死！他平信也不来，银信也不来，家里的钱快要用完了也不管！”阿彩婶劈头就是这样

说。“他们男子都是这样，一出门，便任你是父亲母亲，老婆子女，都丢开了！”

“不要着急，阿彩叔不是这样一个人。”如史伯母安慰着她说。但同时，她又觉得奇怪了：十天以前，阿彩婶曾亲自对她说过，她还有五百元钱存在裕生木行里，家里还有一百几十元，怎的今天忽然说快要用完了呢？……

过了一天，这消息又因无线电话传遍陈四桥了：如史伯伯接到儿子的信后，愁苦得不得了，要如史伯母跑到阿彩婶那里去借钱，但被阿彩婶拒绝了。

有一天是裕生木行老板陈云廷的第三个儿子结婚的日子，满屋都挂着灯结着彩，到的客非常之多。陈四桥的男男女女都穿得红红绿绿，不是绸的便是缎的。对着外来的客，他们常露着一种骄矜的神气，仿佛说：你看，裕生老板是四近首屈一指的富翁，而我们，就是他的同族！

如史伯伯也到了。他穿着一件灰色的湖绉棉袍，玄色大花的花缎马褂。他在陈四桥的名声本是很好，而且，年纪都比别人大，除了一个七十岁的阿瑚先生。因此，平日无论走到那里，都受族人的尊敬。但这一天不知怎的，他觉得别人对他冷淡了，尤其是当大家笑嘻嘻地议论他灰色湖绉棉袍的时候。

“阿，如史伯伯，你这件袍子变了色了，黄了！”一个三十来岁的人说。

“真是，这样旧的袍子还穿着，也太俭省了，如史伯伯！”绰号叫做小耳朵的珊贵说，接着便是一阵冷笑。

“年纪老了还要什么好看，随随便便算了，还做什么新的，知道我还能活……”如史伯伯想到今天是人家的喜期，说到“活”字便停了口。

“老年人都是这样想，但儿子总应该做几件新的给爹娘穿。”

“你听，这个人专门说些不懂世事的话，阿凌哥！”如史伯伯听见背后稍远一点的地方有人这样说。“现在的世界，只有老子养儿子，还有儿子养老子的吗？你去打听打听，他儿子出门了一年多，寄了几个钱给他了！年轻的人一有了钱，不是赌就是嫖，还管什么爹娘！”接着就是一阵冷笑。

如史伯伯非常苦恼，也非常生气，这是他第一次听见人家的奚落。的确，他想，儿子出门一年多，不曾寄了多少钱回家，但他是一个勤苦的孩子，没有一刻忘记过爹娘，谁说他是喜欢赌喜欢嫖的呢？

他生着气踱到别一间房子里去了。

喜酒开始，大家嚷着“坐，坐，”便都一一的坐在桌边，没有谁提到如史伯伯，待他走到，为老

年人而设，地位最尊敬，也是他常坐的第一二桌已坐满了人，次一点的第三第五桌也已坐满，只有第四桌的下位还空着一位。

“我坐到这一桌来，”如史伯伯说着，没有往凳上坐。他想，坐在上位的品生看见他来了，一定会让给他的。但是品生看见他要坐到这桌来，便假装着不注意，和别个谈话了。

“我坐到这一桌来，”他重又说了一次，看有人让位子给他没有。

“我让给你，”坐在旁边，比上位卑一点地方的阿琴看见品生故意装做不注意，过意不去，站起来，坐到下位去，说。

如史伯伯只得坐下了。但这侮辱是这样的难以忍受，他几乎要举起拳头敲碗盏了。

“品生是什么东西！”他愤怒的想，“三十几岁的木匠！他应该叫我伯伯！平常对我那样的恭敬，而今天，竟敢坐在我的上位！狗！狗！……”

他觉得隔座的人都诧异的望着他，便低下了头。

平常，大家总要谈到他，当面称赞他的儿子如何的能干，如何的孝顺，他的福气如何的好，名誉如何的好，又有田又有钱；但今天座上的人都仿佛没有看见他似的，只是讲些别的话。

没有终席，如史伯伯便推说已经吃饱，郁郁的

起身回家。甚至没有走得几步，他还听见背后一阵冷笑，仿佛正是对他而发的。

“品生这狗！我有一天总得报复他！”回到家里，他气愤愤的对如史伯母说。

如史伯母听见他坐在品生的下面，几乎气得要哭了。

“他们明明是有意欺侮我们！”她嗄着声说，“咳，运气不好，儿子没有钱寄家，人家就看不起我们，欺侮我们了！你看，这班人多么会造谣言：不知那一天我到阿彩婶那里去了一次，竟说我是向她借钱去的，怪不得她许久不到我这里来了，见面时总是冷淡淡的。”

“伊明再不寄钱来，真是要倒霉了！你知道，家里只有十几元钱了，天天要买菜买东西，如何混得下去！”

如史伯伯说着，又忧郁起来，他知道这十几元钱用完时，是没有地方去借的，虽然陈四桥尽多有钱的人家，但他们都象虫一样的小器，你还没有开口，他们就先说他们怎样的穷了。

三天过去，第四天晚上，如史伯伯最爱的十五岁小女儿放学回来，把书包一丢，忍不住大哭了。如史伯伯和如史伯母好不伤心，看见最钟爱的女儿哭了起来，他们连忙抚慰着她，问她什么。过了许久，几乎如史伯母也要流泪了，她才停止啼哭，呜

呜咽咽地说：

“在学校里，天天有人问我，我的哥哥写信来了没有，寄钱回来了没有。许多同学，原先都是和我很要好的，但自从听见哥哥没有寄钱来，都和我冷淡了，而且还不时的讥笑地对我说，你明年不能读书了，你们要倒霉了，你爹娘生了一个这样的儿子！……先生对我也不和气了，他总是天天骂我愚蠢……我没有做错的功课，他也说我做错了……今天，他出了一个题目，叫做“冬天的乡野”，我做好交给他看，他起初称赞说，做得很好，但忽然发起气来，说我是抄的！我问他从什么地方抄来，有没有证据，他回答不出来，反而愈加气怒，不由分说，拖去打了二十下手心，还叫我面壁一点钟……”她说到这里又哭了，“他这样冤枉我……我不愿意再到那里读书去了！……”

如史伯伯气得呆了，如史伯母也只会跟着哭。他们都知道那位先生的脾气：对于有钱人家的孩子一向和气，对于没有钱人家的孩子只是骂打的，无论他错了没有。

“什么东西！一个连中学也没有进过的光蛋！”如史伯伯拍着桌子说，“只认得钱，不认得人，配做先生！”

“说来说去，又是自己穷了，儿子没有寄钱来！咳，咳！”如史伯母揩着女儿的眼泪说，“明

年让你到县里去读，但愿你哥哥在外面弄得好！”

一块极其沉重的石头压在如史伯伯夫妻的心上似的，他们都几乎透不过气来了。真的穷了吗？当然不穷，屋子比人家精致，田比人家多，器用什物比人家齐备，谁说穷了呢？但是，但是，这一切不能拿去当卖！四周的人都睁着眼睛看着你，如果你给他们知道，那么你真的穷了，比讨饭的还要穷了！讨饭的，人家是不敢欺侮的；但是你，一家中等人家，如果给了他们一点点、只要一点点穷的预兆，那么什么人都要欺侮你了，比对于讨饭的，对于狗，还利害！……

过去了几天忧郁的时日，如史伯伯的不幸又来了。

他们夫妻两个只生了一个儿子，两个女儿：儿子出了门，大女儿出了嫁，现在住在家里的只有三个人。如果说此外还有，那便只有那匹年轻的黑狗了。来法，这是黑狗的名字。它生得这样的伶俐，这样的可爱；它日夜只是躺在门口，不常到外面去找情人，或去偷别人家的东西吃。遇见熟人或是面貌和善的生人，它仍躺着让他进来，但如果遇见一个坏人，无论他是生人或熟人，它远远的就嗥了起来，如果没有得到主人的许可，他就想进来，那么它就会跳过去咬那人的衣服或脚跟。的确奇怪，它不晓得是怎样辨别的，好人或坏人，而它的辨

别，又竟和主人所知道的无异。夜里，如果有什么声响，它便站起来四处巡行，直至遇见了什么意外，它才嗥，否则是不做声的。如史伯伯一家人是这样的爱它，与爱一个二三岁的小孩一般。

一年以前，如史伯伯做六十岁生辰那一天，来了许多客。有一家人家差了一个曾经偷过东西的人来送礼，一到门边，来法就一声不响的跳过去，在他的脚骨上咬了一口。如史伯伯觉得它这一天太凶了，在它头上打了一下，用绳子套了它的头，把它牵到花园里拴着，一面又连忙向那个人陪罪，拿药給他敷。来法起初嗥着，挣扎着，但后来就躺下了。酒席散后，有的是残肉残鱼，伊云，如史伯伯的小女儿，拿去放在来法的面前喂它吃，它一点也不吃，只是躺着。伊云知道它生气了，连忙解了它的绳子。但它仍旧躺着，不想吃。拖它起来，推它出去，它也不出去。如史伯伯知道了，非常的感动，觉得这惩罚的确太重了，走过去抚摩着它，叫它出去吃一点东西，它这才摇着尾巴走了。

“它比人还可爱！”如史伯伯常常这样的说。

然而不知怎的，它这次遇了害了。

约莫在上午十点钟光景，有人来告诉如史伯伯，说是来法跑到屠坊去拾肉骨吃，肚子上被屠户阿灰砍了一刀，现在躺在大门口嗥着。如史伯伯和如史伯母听见都吓了一跳，急急忙忙跑出去看，果

然它躺在那里嗥，浑身发着抖，流了一地的血。看见主人去了，它掉转头来望着如史伯伯的眼睛。它的目光是这样的凄惨动人，仿佛知道自己就将永久离开主人，再也看不见主人，眼泪要涌了出来似的。如史伯伯看着心酸，如史伯母流泪了。他们检查它的肚子，割破了一尺多长的地方，肠都拖出来了。

"你回去，来法，我马上给你医好，我去买药来。"如史伯伯推着它说，但来法只是望着嗥着，不能起来。

如史伯伯没法，急急忙忙地跑到药店里，买了一点药回来，给它敷上，包上。隔了几分钟，他们夫妻俩出去看它一次，隔了几分钟又出去看它一次。吃中饭时，伊云从学校里回来了。她哭着抚摩着它很久很久，如同亲生的兄弟遇了害一般的伤心，看见的人也都心酸。看看它哼得好一些，她又去拿了肉和饭给它吃，但它不想吃，只是望着伊云。

下午二点钟，它哼着进来了，肚上还滴着血。如史伯母忙找了一点旧棉花旧布和草，给它做了一个柔软的躺的窝，推它去躺着，但它不肯躺。它一直踱进屋后，满房走了一遍，又出去了，怎样留它也留不住。如史伯母哭了。她说它明明的知道自己不能活了，舍不得主人和主人的家，所以又最后来走

了一次，不愿意自己肮脏地死在主人的家里，又到大门口去躺着等死了，虽然已走不动。

果然，来法是这样的，第二天早晨，他们看见它吐着舌头死在大门口了，地上还流了一地的血。

“我必须为来法报仇！叫阿灰一样的死法！”伊云哭着，诅咒说。

“咳！不要做声，伊云，他是一个恶棍，没有办法的。受他欺侮的人何至数个！说来说去，又是我们穷了，不然他怎敢做这事情！……”说着，如史伯母也哭了起来。

听见“穷”字，如史伯伯脸色渐渐青白了，他的心撞得这样的利害：犹如雷雨狂至时，一个过路的客人用着全力急急地敲一家不相识者的门，恨不得立时冲进门去的一般。

在他的账簿上，已只有十二元零几角存款。而三天后，是他们远祖的死忌，必须做两桌羹饭；供过后，给亲房的人吃，这里就须化六元钱。离开小年，十二月二十四，只有十几天，在这十几天内，店铺都要来收账，每一个收账的人都将说，“中秋没有付清，年底必须完全付清的，现在……”现在，现在怎么办呢？伊明不是来信说，年底不限定能够张罗一点钱，在二十四以前寄到家吗？……他几乎也急得流泪了。

三天过去，便是做羹饭的日子。如史伯伯一清

早便提着篮子到三里外的林家塘去买菜。簿子上写着，这一天羹饭的鱼，必须是支鱼。但寻遍鱼摊，如史伯伯看不见一条支鱼，不得已，他买了一条米鱼代替。米鱼的价钱比支鱼大，味道也比支鱼好，吃的人一定满意的，他想。

晚间，羹饭供在祖堂中的时候，亲房的人都来拜了。大房这一天没有人在家，他们知道二房轮着吃的是阿安，他的叔伯兄弟阿黑今年轮不到吃，便派阿黑来代大房。

阿黑是一个驼背的泥水匠，从前曾经有过不名誉的事，被人家在屋柱上绑了半天。他平常对如史伯伯是很恭敬的。这一天不知怎样，他有点异样：拜过后，他睁着眼睛，绕着桌子看了一遍，象在那里寻找什么似的。如史伯母很注意他。随后，他拖着阿安走到屋角里，低低的说了一些什么。

酒才一巡，阿黑便先动筷钳鱼吃。尝了一尝，便大声的说：

"这是什么鱼？米鱼！簿子上明明写的是支鱼！做不起羹饭，不做还要好些！……"

如史伯伯气得跳了起来，说：

"阿黑！支鱼买不到，用米鱼代还不好吗？那种贵？那种便宜？那种好吃？那种不好吃？"

"支鱼贵！支鱼好吃？"

"米鱼便宜！米鱼不好吃！"阿安突然也站了

起来说。

如史伯伯气得呆了。别的人都停了筷，愤怒地看着阿黑和阿安，显然觉得他们是无理的。但因为阿黑这个人不好惹，都只得不做声。

“人家儿子也有，却没着看见过连羹饭钱也不寄给爹娘的儿子！米鱼代支鱼！这样不好吃！”阿黑左手拍着桌子，右手却只是钳鱼吃。

“你说什么话！畜生！”如史伯母从房里跳了出来，气得脸色青白了。“没有良心的东西！你靠了谁，才有今天？绑在屋柱上，是谁把你保释的？你今天有没有资格说话？今天轮得到你吃饭吗？……”

“从前管从前，今天管今天！……我是代表大房！……明年轮到我当办，我用鲤鱼来代替！鸭蛋代鸡蛋！小碗代大碗！……”阿黑似乎不曾生气，这话仿佛并不是由他口里出来，由另一个传声机里出来一般。他只是喝一口酒，钳一筷鱼，慢吞吞地吃着。如史伯母还在骂他，如史伯伯在和别人谈论不是，他仿佛都不曾听见。

几天之后，陈四桥的人都知道如史伯伯的确穷了：别人家忙着买过年的东西，他没有买一点，而且，没有钱给收账的人，总是约他们二十三，而且，连做羹饭也没有钱，反而给阿黑骂了一顿，而且，有一天跑到裕生木行那里去借钱没有借到，而

且，跑到女婿家里去借钱，没有借到，坐着船回来，船钱也不够，而且……而且……

的确，如史伯伯着急得没法，曾到他女婿家里去借过钱。女婿不在家里。和女儿说着说着，他哭了。女儿哭得更利害。伊光，他的大女儿，最懂得陈四桥人的性格：你有钱了，他们都来了，对神似的恭敬你；你穷了，他们转过背去，冷笑你，诽谤你，尽力的欺侮你，没有一点人心。她小时，不晓得在陈四桥受了多少的气，看见了多少这一类的事情。现在，想不到竟转到老年的父母身上了。她越想越伤心起来。

“最好是不要住在那里，搬到别的地方去。”她哭着说，“那里的人比畜生还不如！……”

“别的地方就不是这样吗？咳！”年老的如史伯伯叹着气，说。他显然知道生在这世间的人都是一样的。

伊光答应由她具名打一个电报给弟弟，叫他赶快电汇一点钱来，同时她又叫丈夫设法。最后给了父亲三十元钱，安慰着，含着泪送她父亲到船边。

但这三十元钱有什么用呢？当天付了两家店铺就没有了。店账还欠着五十几元。过年不敬神是不行的，这里还需十几元。

在他的账簿上，只有三元零几个铜子的存款

了！

收账的人天天来，他约他们二十三那一天一定付清。

十二月十六日，账簿上只有二元八角的存款……

“这样羞耻的发抖的日子，我还不曾遇到过……”如史伯伯颤动着语音，说。

如史伯母含着泪，低着头坐着，不时在沉寂中发出沉重的长声的叹息。

“啊啊，多福多寿，发财发财！”忽然有人在门外叫着说。

隔着玻璃窗一望，如史伯伯看见强讨饭的阿水来了。

他不由得颤动着站了起来。“这个人来，没有好结果，”他想着走了出去。

“啊，发财发财，恭喜恭喜！财神菩萨！多化一点！”

“好，好，你等一等，我去拿来。”如史伯伯又走了进来。

他知道阿水回来是要比别的讨饭的拿得多的，于是就满满的盛了一碗米出去。

“不行，不行，老板，这是今年最末的一次！”阿水远远的就叫了起来。

“那末你拿了，我再去盛一碗来。”如史伯伯

知道，如果阿水说“不行，”是真的不行的。

“差得远，差得远！象你们这样的人家，米是不要的。”

“你要什么呢？”

“我吗？现洋！”阿水睁着两只凶恶的眼睛，说。

“不要说笑话，阿水，象我们这样的人家，那里……”

“哼！你们这样的人家！你们这样的人家！我不知道吗？到这几天，过年货也还不买，藏着钱做什么！施一点给讨饭的！”阿水带着冷笑，恶狠狠地说。

“今年实在……”如史伯伯忧郁地说，但阿水立刻把他的话打断了。

“不必多说，快去拿现洋来，不要担搁我的工夫！”

如史伯伯没法，慢慢地进去了。从柜子里，他拿了四角钱。正要出去，如史伯母急得跳了起来，叫着说：

“你发疯了吗？一个讨饭的，给他这许多钱！”

“没有办法，没有办法！”如史伯伯低声的说着，又走了出去。

“四角吗？看也没有看见。我又不是小讨饭的，哼！”阿水忿然的说，偏着头，看着门外。

“一千多亩田，二万元现金的人家，竟拿出这一点点来哄小孩子！谁要你的！”

“你去打听打听，阿水！我那里有这许多……”

“不要多说！快去拿来！”阿水不耐烦的说。

如史伯伯又进去了。他又拿两角钱。

“六角总该够了罢，阿水？我的确没有……”

“不上一元，用不着拿出来！钱，我看得多了！”阿水仍偏着头说。

这显然是没有办法的。如史伯伯又进去了。

在柜子里，只有两元零两角……

“把这角子统统给了他算了，罢，罢，罢！”如史伯伯叹着气说。

“天呀！你要我们的命吗？一个讨饭的要这许多钱！”如史伯母气得脸色青白，叫着跳了出去。

“哼！又是两角！又是两角！”阿水冷笑地说。

“好了，好了，阿水！明年多给你一点。儿子的钱的确还没有寄到，家里的钱已经用完了……”

“再要多，我同你到林家塘警察所去拚老命！看有没有这种规矩！”如史伯母暴躁的说。

“好好！去就去！哼！……”

“她是女人家，阿水，原谅她。我明年多给你一点就是了。”如史伯伯忍气吞声的说，在他的灵

魂中，这是第一次充满了羞辱。

“既这样说，我就拿着走了，到底是男人家。哼！我是一个讨饭的，要知道，一个穷光蛋，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的！……”他拿了钱，喃喃的说着，走了。

走进房里，如史伯母哭了。如史伯伯也只会噙着眼泪。

“阿水这东西，就是这样的坏！”如史伯伯非常气忿的说。“真正有钱的人家，他是决不敢这样的，给他多少，他就拿多少。今天，他知道我们穷了，故意来敲诈。”

忽然，他想到柜子里只有两元，只有两元了……

他点了一炷香，跑到厨房里，对着灶神跪下了……不一会，如史伯母也跑进去在旁边跪下了……

……两个人口里喃喃的祷祝着，面上流着泪……

十二月二十二日的清晨，如史伯伯捧着账簿，失了魂似的呆呆地望着，簿子上很清楚的写着：尚存小洋八角。

“啊，这是一个好梦！”如史伯母由后房叫着说，走了出来。她的脸上露着希望的微笑。

“又讲梦话了！日前不是做了不少的好梦吗？但是钱呢？”如史伯伯皱着眉头说。

“自然会应验的，昨夜。”如史伯母坚决地相信着，开始叙述她的梦了，“不知在什么地方，我看见地上泼着一堆饭，‘罪过，饭泼了一地，’我说着用手去拾，却不知怎的，到手就烂了，象浆糊似的，仔细一看，却是黄色的粪。‘啊，这怎么办呢，满手都是粪了，’我说着，便用衣服去揩手，那知揩来揩去，只是揩不干净，反而愈揩愈多，满身都是粪了。‘用水去洗罢，’我正想着要走的时候，忽然伊明和几个朋友进来了。‘啊！慢一点！伊明慢一点进来！’我慌慌张张叫着说，着急了，看着自己满身都是粪，满地都是粪。‘不要紧的，妈妈，都是熟人，’他说着向我走来，我慌慌张张的往别处跑，跑着跑着，好象伊明和他的朋友追了来似的。‘怎么办呢，怎么办呢，满身都是粪！’我叫着醒来了。你说，粪不就是黄金吗？呵，这许多……”

“不见得应验，”如史伯伯说。但想到梦书上写着“梦粪染身，主得黄金”，确也有点相信了。

然而这不过是一阵清爽的微风，它过去后，苦恼重又充满了老年人的心。

来了几个收账的人，严重的声明，如果明天再不给他们的钱，他们只得对不住他，坐索了……

时日在如史伯伯夫妻是这样的艰苦，这样的沉重，他们俩都消瘦了，尤其是如史伯伯。他觉得自己仿佛是一匹拖重载的骡子，挨着饿，耐着苦，忍着

叱咤的鞭子，颠蹶着在雨后泥途中行走。但前途又是这样的渺茫，没有一线光明，没有一点希望。时光留住着罢，不要走近年底！但它并不留住，它一天一天的向这个难关上走着。迅速地跨过这难关罢！但它却有意延宕，要走不走的徘徊着。咳，咳……

夜上来了。他们睡得很迟。他近来常常咳嗽，仿佛有什么梗在他的喉咙里一般。

时钟警告地敲了十二下。四周非常的沉寂。如史伯伯也已沉入在睡眠里。

钟敲二下，如史伯伯又醒了。他记得柜子里只有小洋八角，他预算二十四那一天就要用完了。伊明为什么这几天连信也没有呢？伊光打去的电报没有收到吗？来不及了，来不及了，现在已是二十三，最末的一天，一切店铺里的收账人都将来坐索了！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耻辱！六十年来没有遇到过！不幸！不幸！……

忽然，他倾着耳朵细听了，仿佛有谁在房子里轻着脚步走动似的。

“谁呀？”

但没有谁回答，轻微的脚步出去了。

“啊！伊云的娘！伊云的娘！起来！起来！”他一面叫着，一面翻起身点灯。

如史伯母和伊云都吓了一惊，发着抖起来了。

衣橱门开着，柜子门也开着，地上放着两只箱子，外面还丢着几件衣服。

“有贼！有贼！”如史伯伯敲着板壁，叫着说。

住在隔壁的是南货店老板松生，他好象没有听见。

如史伯母抬头来看，衣橱旁少了四只箱子，两只在地上，两只不见了。

“打！打！打贼！打贼！”如史伯伯大声的喊着，但他不敢出去。如史伯母和伊云都牵着他的衣服，发着抖。

约莫过去了十五分钟，听听没有动静，大家渐渐镇静了。如史伯伯拿着灯，四处的照，从卧房里照起，直照到厨房。他看见房门上烧了一个洞，厨房的砖墙挖了一个大洞。

如史伯母检查一遍，哭着说把她冬季的衣服都偷去了。此外还有许多衣服，她一时也记不清楚。

“如果，”她哭着说，“来法在这里，决不会让贼进来的。……仿佛他们把来法砍死了，就是为的这个……阿灰不是好人，你记得。我已经好几次听人家说他的手脚靠不住……明天，我们到林家塘警察所去报告，而且，叫他们注意阿灰。”

“没有钱，休提起警察！”如史伯伯狠狠的

说，“而且，你知道，明天如果儿子没有钱寄来，不要对人家说我们来了贼，不然，就会有更不好的名声加到我们的头上，一班人一定会说这是我们的计策，假装出来了贼，可以赖钱。你想，你想，……在这样的世界上，最好是不要活着！……”

如史伯伯叹了一口气，躺倒在藤椅上，昏过去了。

但过了一会，他的青白的脸色渐渐绯红起来，微笑显露在上面了。

他看见阳光已经上升，充满着希望和欢乐的景象。阿黑拿着一个极大的信封，驼背一耸一耸地颠了进来，满面露着笑容，嘴里哼着恭喜，恭喜。信封上印着红色的大字，什么司令部什么处缄。红字上盖着墨笔字，“是清清楚楚的陈伊明。”如史伯伯喜欢得跳了起来。拆开信，以下这些字眼就飞进他的眼里：

……儿已在……任秘书主任……兹先汇上大洋二千元，新正……再当亲解价值三十万元之黄金来……

“呵！呵！……”如史伯伯喜欢得说不出话了。

门外走进来许多人，齐声大叫“老太爷！老太太！恭喜恭喜！”

阿黑，阿灰，阿水都跪在他们的前面，磕着头……

毒　药

一天下午，光荣而伟大的作家冯介先生正在写一篇故事的时候，门忽然开开了。走进来的是一个十七岁的青年，他的哥哥的儿子。问了几句关于学校生活的话，他就拿了一本才出版的书给他的侄儿看。书名叫做《天鹅》，是他最得意的一部杰作。冯介先生的文章，在十年以前，已哄动全国。读了他的文章，没有一个不感动，惊异，赞叹，认为是中国最近的唯一的作家。代他发行著作的书店，只要在报纸上登一个预告，说冯介先生有一本书在印刷，预约的人便纷至沓来，到出书的那一天，拿了现钱来购买的人往往已买不到了。即如《天鹅》这本书，初版印了五千部，第三天就必须赶紧再版五千。许多杂志的编辑先生时常到他家里来谈天，若是发见了他在写小说，无论只写了一半或才开始，便先恳求他在那一个杂志上发表，并且先付了很多的稿费，免得后来的人把他的稿子拿到别的地方去

发表。酷爱他的作品的读者屡次写信给他，恳求见他一面，从他那里出去便如受了神圣的洗礼，换了一个灵魂似的愉快。如其得到冯介先生的一封短短的信，便如得到了宝一般，觉得无上的光荣。

“小说应怎样着手写呢，叔叔？”沉没在惊羡里的他的侄儿敬谨而欢乐地接受了《天鹅》，这样的问。

这在冯介先生，已经听得多了。凡一般憧憬于著作的青年或初进的作家，常对他发这样的问话，希冀在他的回答中得到一点启发和指示。他的侄儿也已不止一次的这样问他。

听了这话，冯介先生常感觉一种苦恼，皱着眉头，冷冷的回答说，“随你自己的意思，喜欢怎样，就怎样着手。”

但这话显然是空泛的，不能满足问者的希冀。于是这一天他的侄儿又问了：

“先想好了写，还是随写随想呢，叔叔？”

“整个的意思自然要先想好了才写。”

“我有时愈写愈多，结果不能一贯，非常的散漫，这是什么原因呢？”

“阿，作文法书上不是常常说，搜集材料之后，要整理，要删削，要象裁缝拿着剪刀似的，把无用的零碎边角剪去吗？”

于是他的年青的侄儿象有所醒悟似的，喜悦而

且感激的走了出去。

但冯介先生烦恼了。他感觉到一种不堪言说的悲哀。他觉得自己好象在不知不觉中已把这个青年拖到深黑的陷阱中，离开了美丽的安乐的世界；他觉得自己既用毒药戕害了自己的生命和无数的青年，而今天又戕害了自己年青的可爱的侄儿，且把这毒药授给了他，教唆他去戕害其他的青年的生命。

这时，一幅险恶的悲哀的图画便突然高高地挂在光荣的作家的面前，箭似的刺他的眼，刺他的心，刺他的灵魂……

二十岁的时候，他在北京的一个大学校里读书。那时显现在他眼前的正是美丽的将来，绕围着的是愉快的世界。他不知道什么叫做痛苦，对于一切都模糊，朦胧。烦恼如浮云一般，即使有时他偶然的遇着，不久也就不留痕迹的散去了。他自己也有一种梦想，正如其他的青年一般，但那梦想在他是非常的甜蜜的。

因为爱好文艺，多读了一点文学书，他有一天忽然兴致来了，提起笔写了一篇短短的故事。朋友们看了都说是很好的作品，可以发表出去，于是他便高兴地寄给了一家报馆。三天后，这篇故事发表了。相熟的人都对他说，他如果努力的写下去是极有希望的。过了不久，上海的某一种报纸而且将他

的故事转载了出来。这使他非常的高兴，又信笔作了一篇寄去发表。这样的接连发表了四五篇，他得了许多朋友的惊异，赞赏。从此他相信在著作界中确有成就的希望，便愈加努力了。

然而美丽的花草有萎谢的时候，光辉的太阳有阴暗的时候，他的命运不能无外来的打击：为了不愿回家和一个不相爱不相熟的女子结婚，激起了父母极大的愤怒，立刻把他的经济的供给停止了。这使他不能再继续地安心读书，不得不跑到一个远的地方去教书。工作和烦恼占据着他，他便有整整的一年多不曾创作。

生活逼迫着他，常使他如游丝似的东飘西荡。一次，他穷得不堪时，忽然想起寄作品给某杂志是有稿费可得的，便写了几千字寄了去。不久，他果然收到了十几元钱。这样的三次五次，觉得也是一种于己于人两无损害的事情，又常常创作了。

有时，他觉得为了稿费而创作是不对的。好的文学作品应该是自然流露出来的产物。为了稿费而创作，有点近于榨取。但有时他又觉得这话不完全合于事实。有好几篇小说，他在二三年前早想好了怎样的开始，怎样的描写，用什么格调，什么样的情节，什么样的人物，怎样的结束，以及其他等等。动笔写，本是要有一贯的精神，特别的兴致的。现在把这种精神和兴致统辖在稿费的希望之

下，也不能说写出来的一定不如因别的动机写出来的那末好。或者，他常常这样想，榨出来的作品比别的更好一点也说不定，因为那时有一种特别的环境，特别的压迫，特别的刺激和感触，可以增加作品的色彩，使作品更其生动有力。

但这种解释在一般人看起来似乎是一种强辩。编辑先生自从知道他创作是因了稿费，便对他冷淡了。读者，不愿再看他的小说了。稿子寄出去，起初是压着压着迟缓的发表，随后便老实退还了给他。

“这篇稿子太长了，我们登不下，”编辑先生常常这样的对他说，把稿子退还了给他。有时又这样说，“这篇太短了，过于简略。”

在读者的中间常常这样说，“冯介的小说受了S作者的影响，但又不是正统的传代者，所以不值得看。”

一次，一个朋友以玩笑而带讥刺的写信给他说，“你的作品好极了，但翻了一万八千里路的筋斗终于还跳不出作家X君的手心！”

一位公正的批评家在报纸上批评说，“冯介的小说是在模仿N君！”

这种种的刺激使他感觉到一种耻辱，于是他搁笔不写了，虽然他觉得编辑先生的可笑，读者的浅薄。

二年后的一天，他在街上走，无意中遇见了一个久不相见的朋友。那个朋友到这里还只两月。他问了问冯介近来的生活之后，便请冯介给他自己主编的将要出版的月刊做文章。冯介告诉他以前做文章所受的奚落，表示不肯再执笔。

“读者的批评常是不对的，可以不必管它！至于文章的长短，我都发表，你尽管拿来。稿费从丰！”那个朋友说。

一种说不出的喜悦和感激从他的心底里涌了出来，他觉得这个朋友对于读者有特殊的眼光，对于他有热心扶助的诚意。这时他的生活正艰苦得厉害，便决计又开始创作了。

“别个的稿费须等登出来了以后才算给，但你，”那个朋友接到了他的稿子，说，“我知道很穷，今天便先给你带了回去。”

“多谢你的帮助！”他接了稿费，屡屡这样的说。

但是编辑先生照例是很忙的。他拿了稿子去，以遇不着人，把稿子交给门房，空手回来的次数较多。回来后，他常写这样的信去：

“好友，送上的稿子想已收到。我日来窘迫万状，恳你先把我的稿费算给我，以救燃眉。拜托拜托！”

有几次，不知是邮差送错了，还是那里的门房

没有交进去，他等了好久终于没有接到回信。连连去了感激而又拜托的信，都没有消息。

“来信读悉，因忙，未能早复，请恕。弟与兄情谊至厚，今兄在患难中需弟帮助，弟安得不尽绵力。稿费容嘱会计课早日送奉可也。”有时编辑先生似乎特别闲空而且高兴，回信来了。

但会计课也是很忙的。接到通知后他们一时还无暇算他的稿费。稿费虽然只有十几元，然而除去标点符号和空白一字一字的数字数，却是一件艰苦的工作，等待了几天，常使他又不得不亲自跑到会计课去查问。

“昨日已经叫收发课送去了。”会计发生回答说。

收发课同样是忙碌得非常。他们不管他正饿着肚子望眼欲穿的在那里等候，仍须迟缓几天。

这种情形使他感觉得烦恼，羞耻，侮辱。费尽了自己的脑和力及时间，写出来的东西，得到一点酬资，原是分内的事。但他却须对人家表示感激，乞丐似的伸出手去恳求，显出自己是一个穷迫可怜的动物。时时只听见人家恩惠的说，“你穷，你可怜，我救你！……”同时又仿佛听见人家威吓似的说，“你的生命就在我的手中！我要你活下去就活下去，要你死就死！……”即使是会计先生，收发课的人，或一个不重要的送信者，都可以昂然的对他表示这种骄傲，这种侮辱。他觉得卖稿子远不如

在马路上的肩贩，客人要买什么货时，须得问问他的价钱，合便卖，不合便不卖，当场拿出现钱来，一面交出货去，各无恩怨的走散。只有稿子寄了去不能说一声要多少稿费，编辑先生收受了，还须对他表示感激。不收受，就把它捻做一团丢入字纸篦，不能说一句话，还须怪自己献丑。侥幸的给了稿费，无论一元钱一千字或五角钱一千字，随他们自己的意思，你都须感激。如果人家说，“你穷，我帮助你，收受你的稿子，给你稿费。”你就须感激，感激，而又感激！象被鞭鞑的牛马对于宽恕它的主人一般，象他救了你一条命，恩谊如山一般……

想着想着，他几乎又不愿再写小说了。然而，生活的压迫也正是一个重大的难题。如其他的平凡的人一般，他只得先来解决物质上的问题，忍垢含辱的依旧写些小说。

三年过去，他的小说集合起来竟有了厚厚的三本。他便决计去找书店印单行本。严密的重新检阅了几遍，他觉得也还不十分粗糙。在这些小说里面，他看见了自己的希望和失望，快乐和痛苦，泪和血，人格与灵魂。

“无论人家怎样批评，只要我自己满意就是了。”他想着就开始去寻觅出版的书店。

S城的商业虽然繁盛，书店虽然多至数十家，

但愿意给他印书的却不容易找到。书店的经理不是说资本缺乏，便是说经费支绌。其实无非因为他是一个不出名的作家。怕出版后销路不好罢了。

找了许多书店，稿子经过了许多商人的审查，搁了许多时日，他的第一部小说集才被一家以提倡新文化为目的的书店留住。

“这部书销路好坏尚难预测，我们且印六百本看看再说。”这家书店的经理这样说。于是他才欣喜地满足的走了。

六个月后，这部书出版了。他所听见的批评倒也还好，这一来他很喜欢。

三个月后，忽然想到这部小说集的销路，便写信去问书店的经理。

“销路很坏，不知何日方能售完。……”回信这样说。

这使他非常的愤怒，对于读者，他眼看着一般研究性的或竟所谓淫书，或一些无聊的言情小说之类的书印了三千又三千，印了五千又五千，而对于他这部并不算过坏的文艺作品竟冷落到如此。

“没有眼睛的读者！”他常常气愤地说。

年节将近的一天，他正为着节关经费的问题向一个朋友借钱去回来，顺路走过这一家书店，便信步走了进去。

“啊，先生，你这部书销路非常之坏！”书店

的经理先生劈头就是这一句话。

他阑珊地和经理先生谈了一些闲话，正想起身走时，忽然走进来一个提着黑色皮包的人。寒暄了几句，那个人便开开皮包，取出一大叠的揭单。一张一张的提给经理先生说，“这是《恋爱问题研究》的账，五千部，计……这是《性生活》的账计，……《恋爱信札》……《微风》……《萍踪》……《夜的》……”

正在呆坐着想些别的事情的他，忽然模糊地听见“夜的”两字，他知道是算到自己的《夜的悲鸣》了。便不知不觉的抬起头来。同时，他看见经理先生伸出一只大的手，把账单很快的抢过去，匆促而不自然的截断印刷店里的收账员的话，说：

“不必多说了！统统交给我罢！我明天仔细查对。”

在经理先生大的手指缝里，他明白地看见账单上这样的写着。

“一千五百本……”

“哦！”他几乎惊异地叫了出来。

“年底各处的账款多吗？”经理先生一面问，一面很快的开开抽屉，把帐单往里面一塞，便得的又锁上了。

他回来后愤怒地想了又想，越想越气。这明明是书店作了弊，在那里哄骗他。本来印六百部就不

近人情：排字好不容易，上版好不容易，印刷费愈印多愈上算，他印六百部价钱贵了许多，赚什么钱，开什么书店？

他气愤愤地在家里坐了一会，又走了出去，想去质问书店。但走到半路上又折回了。他觉得商人是不易惹的。他存心偷印，你怎样也弄不过他。他可以把账单改换，可以另造一本假的账簿给你看，可以买通印刷所。你要同他打官司，他有的是钱！著作家，是一个穷光蛋！

他想来想去，觉得只有委屈地把这怒气按捺下去，转一个方向，向他要版税。于是他就很和气地写了一封信去。

“《夜的悲鸣》销路不好，到现在只卖去了一百多本，还都不是现款。年内和各店结清了账目，收到书款后，照本店的定例，明年正月才能付先生的版税。……”回信这样说。

“照本店的定例！”他觉得捧出这种法律似的定例来又是没有办法的了，虽然在事实或理论上讲不通，著作家也要过年节，也要付欠账，也要吃饭！于是他又只好转一个方向，写一封信向经理先生讲人情了：

“年关紧迫，我穷得不得了，务请特别帮我一个忙，把已售出去的一百多本书的版税算给我，作为借款，年外揭账时扣下，拜恳拜恳！……”

这样的信写了去，等了四五天终于没有回信。于是他觉得只有亲自去找经理先生。但年关在即，经理先生显然是很忙的。他去了几次，店里的伙计都回说不在家。最后，他便留了一个条子：

“前信想已收到……好在数目不大……如蒙帮忙，真比什么还感激！……”

又等了三四天，回信来了。那是别一个人所写的，经理先生只亲笔签了一个名字。然而他说得比谁还慷慨，比谁还穷：

“可以帮忙的时候，我没有不尽力帮忙。如在平时，即使先生要再多借一点也可以。但现在过年节的时候，我们各处的账款都收不拢来，各处的欠款又必须去付清。照现在的预算，我们年内还缺少约近一万元之谱。先生之款实难如命……”

这有什么办法呢？即使你对他再说得恳切一点，或甚至磕几十个响头，眼见得也是没有效力的了！

艰苦地挨过了年关，等了又等，催了又催，有一天版税总算到了手。精明的会计先生开了一张单子，连二百十一本的“一”字都不曾忽略，而每册定价五角，值百抽十二，共计版税洋十二元六角六分的“六分”也还不曾抹去。

对着这十二元六角六分，他只会发气。版税抽得这样的少，他连听也不曾听见过！怪不得商人都

可以吃得大腹便便，原来他们的滋养品就是用欺诈、掠夺而来的他人的生命！在编辑先生和书店经理先生的重重压迫之下，他觉得自己仿佛是一条蠕虫或比蠕虫还可怜的动物。无论受着如何的打击，他至多只能缩一缩身子。有时这打击重一点，连缩一缩身子也不可能，就完结了。

他灰心而且失望的，又委屈地受了其他经理先生的欺侮，勉勉强强又把第二集第三集的小说都出了版。

一年后，暴风雨过去了。在他命运的路上渐渐开了一些美丽的花：有几种刊物上，常有称赞他的小说的文章，有几个编辑先生渐渐来请他做文章，书店的经理也问他要书稿了。

在狂热的称赞和惊异中，他不知怎的竟在二年后变成了一个人人钦仰的作家。好几篇文章，在他觉得是没有什么精采的，编辑先生却把它们登在第一篇，用极大的字印了出来。甚至一点无聊的随感，笔记，都成了编辑先生的宝贵的材料，读者的贵重的读物。无论何种刊物上，只要有“冯介”两个字出现，它的销路便变成惊人的大。有许多预备捻做一圈，塞入字纸篓的稿子，经理先生把它从满被着灰尘的旧稿中找了出来，要拿去出版。五六万字的稿子，二个礼拜后就变成了一部美丽的精致的书。版税突升到值百抽二十五。杂志或报纸上发表

的稿费，每千字总在五元以上，编辑先生亲自送了来，还说太微薄，对不起。

这在有些人确是一件愉快、不堪言说的光荣的事情。但在他，却愈觉得无味，耻辱，下贱。作品还未曾为人所欢迎的时候，一脚把你踢开，如踢街上颠蹶地徘徊着的癞狗一般。这时，你出了名，便都露着谦恭、钦敬的容貌，甜美如妓女卖淫一般的言笑着，竭力拉你过去。利用纯洁的青年的心的弱点，把你装饰成一个偶像，做刊物或书店的招牌，好从中取利……

“这篇文章须得给五十元稿费！”一次，他对一个编辑先生说。这是他在愤怒中一个复仇的计策。这篇稿子连空白算在里面，恐怕也只有三千字左右。

“哦哦！不多，不多！”编辑先生居然拿着稿子走了，一面还露出欢喜与感激。

当天下午，他竟出人意外的收到了六十元稿费，一页信，表示感激与光荣。

“兹有新著小说稿一部，约计七万字，招书店承印发行。谁出得版税最多的，给谁出版。”有一天又想到了一个复仇的计策，在报纸上登了一个投标的广告。

三天内果然来了一百多名经理先生，他们的标价由百分之三十到百分之五十五。

痛快了一阵，他又觉得索然无味了。商人终于是商人。欺骗，无耻，卑贱，原是他们的护身法宝。怎样的作弄他们，也是无用的。而这样一来，也徒然表现自己和他们一样的卑贱而已。过去的委屈，羞耻，羞辱，尽可以释然。这在人生的路上，原是随处可以遇着的。

但是，著作的生活到底于自己有什么利益呢，除去了这些过去的痕迹？他沉思起来，感觉到非常的苦恼。

自从开始著作以来，他几乎整个的沉埋在沉思和观察里。思想和眼光如用锉刀不断地锉着一般，一天比一天锐敏起来。人事的平常的变动在他在在都有可注意的地方。在人家真诚的背后，他常常看见了虚伪；在天真的背后，他看见了狡诈；在谦恭的背后，他看见了狠毒；在欢乐的背后，他发现了苦恼；在忧郁的背后，他发现了悲哀。这种种在平常的时候都可以象浮云似的不留痕迹地过去，象无知的小孩不知道世界的大小，人间的欢恼，流水自流水，落花自落花一般，现在他都敏锐地深刻地看见了隐藏在深的内部的秘密。从这里得到了深切的失望和悲哀。幼年时的憧憬与梦想都已消散。前途一团的漆黑。什么是人生的意义？什么是伟大的自我？他终于寻不出来。他虽活着，已等于自杀。象这样的思想，远不如一个愚蒙的村夫，无知无识的

做着发财的梦，名誉的梦，信托着泥塑木雕的神像，挣扎着谋现在或未来的幸福。……

自己不必管了，他想，譬如短命而死，譬如疾病而死，譬如因一种不测的灾祸而死，如为水灾，火灾，兵灾，或平白地在马路上被汽车撞倒。然而，作品于读者有什么益处呢？给了他们一点什么？安慰吗？他们自己尽有安慰的朋友，东西！希望吗？骗人而已！等到失了望，比你没有给他们希望时还痛苦！指示他们人生的路吗？这样渺茫，纷岐的前途，谁也不知道那里是幸福，那里是不幸，你自己觉得是幸福的，在别人安知就不是不幸？想告诉他们以世界的真相和秘密吗？这该诅咒的世界，还是让他们不了解，模模糊糊的好！想讽刺一些坏的人，希望他们转变过来吗？痴想！他们即使看了，也是一阵微风似的过去了！想对读者诉说一点人间的忧抑，苦恼，悲哀吗？何苦把你自己的毒药送给别人！……

伟大而光荣的作家冯介先生想到这里，翻开几本自己的著作来看，只看见字里行间充满着自己的点点的泪和血；无边的苦恼与悲哀：罪恶的结晶，戕害青年的毒药……

点起火柴，他烧掉了桌上尚未完工的作品……

一个危险的人物

夏天的一个早晨，惠明先生的房内坐满了人。语声和扇子声混合着，喧嚷而且嘈杂，有如机器房一般。烟雾迷漫，向窗外流出去了一些，又从各人的口内喷出来许多，使房内愈加炎热。

这是因为子平，惠明先生的侄子，刚从T城回来，所以邻居们都走过来和他打招呼，并且借此听听外面的新闻。

他离家很久，已有八年了。那时他还是一个矮小的中学生，不大懂得人事，只喜欢玩耍，大家都看他不起。现在他已长得很高。嘴唇上稀稀的留着一撇胡髭。穿着一身洋服，走起路来，脚下的皮鞋发出橐橐的声音，庄重而且威严。说话时，吸着烟，缓慢，老练。他在许多中学校，大学校里教过书，不但不能以孩子相看，且俨然是许多青年的师长了。老年的银品先生是一个秀才，他知道子平如果生长在清朝，现在至少是一个翰林，因此也另眼

看他，走了过来和他谈话。

一切都还满意，只有一件，在邻居们觉得不以为然。那就是子平的衣服，他把领子翻在肩上，前胸露着一部分的肉。外衣上明明生着扣子，却一个也不扣，连裤带，裤裆都露了出来。他如果是一个种田的或做工的，自然没有什么关系，但他既然是一个读书人，便大大的不象样了。

“看他的神色，颇有做官发迹的希望呢，燕生哥！”做铜匠的阿金别了惠明先生和子平，在路上对做木匠的燕生这样说。

“哼，只怕官路不正！”燕生木匠慢吞吞地回答，“我问你，衣扣是做什么用的？”

“真是呀！做流氓的人才是不扣衣襟的！若说天气热，脱了衣服怕不凉快？赤了膊不更凉快？”

子平回家已有五六天，还不曾出大门一步，使林家塘的邻居们感觉到奇异。村中仅有他的公公，叔叔辈，到了家里应去拜访拜访，他却象闺阁姑娘似的躲着不出来。如果家里有妻子，倒也还说得去，说是陪老婆，然而他还没有结婚。如果有父母兄妹，也未尝不可以说离家这许多年，现在在忙着和父母兄妹细谈，然而他都没有。况且惠明先生除了自己和大媳妇，一个男仆，一个女仆，大的儿子在北京读书，小的在上海读书，此外便没有什么人了。

这到底是什么东西扯住了他的脚呢？为了什么呢？

大家常常这样的谈论，终于猜不出子平不出门的缘由。于是有一天，好事的长庭货郎便决计冲进他的卧室里去观察他的行动了。

他和惠明先生很要好，常常到他家里去走。他知道子平住的那一间房子。他假装着去看惠明先生，坐谈了一会，就说要看子平，一直往他的房里走了进去。

子平正躺在藤椅上看书。长庭货郎一面和他打招呼，一面就坐在桌子旁的一把椅子上。

仰起头来，他一眼看见壁上挂着一张照片，比他还未买去的一面大镜子还大。他看见照片上还有十几个年青的女人，三个男人，一个就是子平。女子中，只有两个梳着髻，其余的都把头发剪得短短的，象男子一样。要不是底下穿裙子，他几乎辨不出是男是女了。

“这相片上是你的什么人，子平？”他比子平大一辈，所以便直呼其名。

“是几个要好的同事和学生，他们听说我要回家，都不忍分别。照了这张相片，做一个纪念。”

“唔，唔！”长庭货郎喃喃的说着，就走了回去。“原来有这许多更好的，相好的女人！不忍分别，怪不得爹娘死时，打了电报去，不回来！纪念，纪念，相思！哈哈哈！好一个读书人！有这许多相

好的，女人的相片在房里，还出去拜访什么长者！……”

长庭货郎这个人，最会造谣言，说谎话，满村的人都知道。不晓得他从那里学来了这样本事，三分的事情，一到他的口里，便变了十二分，的的确确的真有其事了。他挑着货郎担不问人家买东西不买，一放下担子就攀谈起来，讲那个，讲那个，咭咭哝哝的说些毫不相干的新闻，引得人家走不开，团团围着他的货郎担，结果就买了他一大批的货物。关于子平有十几个妻子的话，大家都不相信。阿正婶和他赌了一对猪蹄，一天下午便闯进子平的房里去观看。

房门开着。她叫着子平，揭起门帘，走了进去。子平正对着窗子，坐在桌子傍写字。他看阿正婶进去，便站起身．迎了出来。

这使阿正婶吃了一大吓。她看见子平披着一件宽宽的短短的花的和尚衣，拖着鞋，赤着脚，露着两膝，显然没有穿裤子……

她急得不知末样才好，匆遽的转道身去，说一声我是找你叔叔的，拔步就跑了。

“杀千刀，青天白日，开着门，这样的打扮！”

她没有看见那相片，但她已相信长庭郎货的话

是靠得住的了，便买了一对猪蹄，请他下酒。

一次，惠明先生的第二个儿子由上海回家了。第二天早晨，林家塘的人就看见子平第一次走出大门，带着这个弟弟。他沿路和人家点头，略略说几句便一直往田间的小路走去。他带着一顶草帽，前面罩到眉间，后背高耸耸的没有带下去，整个的草帽偏向左边。看见他的人都只会在背后摇头。

“流氓的帽子才是这样的歪着，想不到读书人也学得这样！”杂货店老板史法说着，掉转了头。

“君子行大道，小人走小路！你看，他往那里走！”在上海一家洋行里做账房先生的教童颇知道几句四书，那时正坐在杂货店柜台内，眼看着子平往田间走去，大不以为然。

许多人站在桥上，远远的注意着子平。他们看见子平一面走，一面指手划脚的和他的弟弟谈着话。循着那路弯弯曲曲的转过去，便到了河边。这时正有一个衣服褴褛的人在河边钓鱼。他们走到那里就站住了。看了一会，子平便先蹲了下去，坐倒在草地上，随后口里不知说什么，他的弟弟也坐下去了。

在桥上远远望着的人都失望的摇着头。他们从来不曾看见过读书人站在河边看下流人钓鱼，而且这样的地方竟会坐了下去。

钓鱼的始终没有钓上一尾，子平只是呆呆的望

着，直至桥上的人站得腿酸，他才站了起来，带着他的弟弟回来。

晚间，和惠明先生最要好的邻居富克先生把他们叔侄请了去吃饭，还邀了几个粗通文字的邻人相陪。子平的吃相很不好。他不大说话，只是一杯又一杯的吃酒。一盘菜上来，他也不叫别人吃，先把筷子插了下去。

“读书人竟一点不讲礼节！”同桌的人都气闷闷的暗想着。同时，他又做出一件不堪入目的事。那就是他把落在桌上的饭用筷子刷到地上。这如果在别人，不要说饭落在桌上，即使落在地上又踏了一脚，也要拾起来吃。三岁的小孩都知道糟蹋米饭是要被天雷打的，他竟这样的大胆！

碗边碗底还有好几十颗饭米，他放下筷子算吃完了。

“连饭米也不敬惜！读的什么书！”大家都暗暗愤怒的想着，散了席。

林家塘这个村庄是一个风景很好的地方，它的东边有一重很高的山。后南至北迤逦着，有几十里路。山上长着很高的松柏，繁茂的竹子，好几处，柴草长得比人身还高，密密丛丛的，人进去了便看不见一点踪影，山中最多虫鸟，时刻鸣叫着。一到夏天和秋天，便如山崩海决的号响。一条上山巅的

路又长又耸，转了十八个弯，才能到得极顶。从那里可以望见西边许多起伏如裙边，如坟墓的大小山冈，和山外的苍茫的海和海中屹立的群岛。西边由林家塘起，象鸟巢似的村屋接连不断，绵延到极边碧绿的田野中，一脉线似的小河明亮亮地蜿蜒着，围绕着。在小河与溪流相通的山脚下，四季中或点点滴滴地鸣着，或雷鸣雨暴地号着。整个的林家塘都被围在丛林中，一年到头开着各色的花。

一天下午，约在一点钟左右，有人看见子平挟了一包东西，独自向山边走了去。

那时林家塘的明生和仁才正在半山里砍柴。他们看见子平循着山路从山胖下彳亍地走上山去，这里站了一会，那里坐了一会。走到离明生和仁才不远的地方，他在一株大树下歇了半天。明生看见他解开那一扎纸包，拿出来一瓶酒似的东西，呆望着远远的云或村庄，一口一口的喝着，手里剥着花生或豆子一类的东西，往口里塞。明生和仁才都不觉暗暗的笑了起来。

坐了许久，子平包了酒瓶，又彳亍地往山顶走了上去。明生和仁才好奇心动，便都偷偷的从别一条山路上跟着走去。

一到山巅，子平便狂呼着来回的跑了起来，跳了起来，发了疯的一般。他们又看见他呆呆的，想什么心事似的坐了许久，又喝了不少的酒。

"这到底是一种什么人啊？"

在他们过去的几十年中，几乎天天在山上砍着柴，还不曾看见过这样的人物。说他疯了罢，显然不是的。小孩子罢，也不是。他是一个教书的先生，千百人所模拟的人物，应该庄重而且威严才是。象这个样子，如何教得书来！然而，然而他居然又在外面教了好几年好几个学校的书了！……

奇异的事还有。子平忽然丢了酒瓶，猱升到一株大树上去了。

他坐在椏杈上，摇着树枝，唱着歌。在明生和仁才看起来，竟象他们往常所看见的猴子。

他玩了许久，折了一枝树枝，便又跳下来喝酒，一会儿，便躺倒在大树下，似乎睡熟了。

"不要再看这些难以入目的丑态，还是砍我们的柴去罢！"明生和仁才摇着头，往半山里走去。

炎热之后，壁垒似的云迅速地从山顶上腾了起来，一霎时便布满了天空，掩住了火一般的太阳。电比箭还急的从那边的天空射到这边的天空。雷声如从远的海底滚出来一般，隐隐约约响了起来，愈响愈近愈隆，偶然间发出惊山崩石的霹雳。接着大雨便狂怒的落着。林家塘全村这时仿佛是恶涛中的一只小艇，簸荡得没有一刻平静，瓦片拉拉的发出声音。水从檐间的水溜边上呼号地冲了出来，拍拍

地击着地上的石头。各处院子中的水，带着各种的积污和泥土凶猛地涌到较高的窗槛下又撞了回去。树林在水中跳动着，象要带根拔了起来，上面当不住严重的袭击，弯着头又象要折断树干往地下扑倒一般。山上的水瀑布似的滚到溪中，发出和雷相呼应的巨声。天将崩塌了。村中的人都战战兢兢的躲在屋中，不敢走出门外。

就在这时候，住在村尾的农夫四林忽然听见了屋外大声呼号的声音。他从后窗望出去，看见一个人撑着一顶纸伞，赤着脚，裤脚卷到大腿上，大声的唱着歌，往山脚下走了去。

那是子平。

“发了疯了，到那里去寻什么狗肉吃呀！”四林不禁喊了起来。

穿过竹林望去，四林看见子平走到溪边站住了。他呆呆的望着，时或抱起一块大石，往急流中掷去。一会儿，他走了下去，只露出了伞顶，似已站在溪流中。

不久雨停了。子平收了伞，还站在那溪中。四林背上锄头，走出门，假装到田间去，想走近一点窥他做什么。

子平脱了上衣，弯着身在溪水上，用手舀着水，在洗他的上身。

“贱骨头！”四林掉转身，远远的就折回自己

的家里。

孟母择邻而居，士君子择友而交，正所谓鸡随鸡群，羊随羊群，贼有贼队，官有官党。有钱的和有钱的来往，好人与好人来往。象子平，算是一个读书人，而不与读书人来往，他的为人就可想而知了。林家塘尽有的是读书人，一百年前，出过举人，出过进士，也曾出过翰林。祠堂门口至今还高高的挂着钦赐的匾额。现在有两个秀才都还活着。有两家人家请着先生在教子弟。象林元，虽已改了业做了医生，但他笔墨的好是人人知道的，他从前也是一个童生。年青的象进安，村中有什么信札都是他代看代写。评理讲事有丹生。募捐倡议有芝亭。此外还尽有识字能文的人。而子平，一个也不理，这算是什么呢？他回家已二十多天，没有去看过人，也没有人去看过他。大家只看见他做出了许多难以入目的事情。若说他疯狂，则又不象。只有说他是下流的读书人，便比较的切确。

但一天，林家塘的人看见子平的朋友来了。那是两个外地人，言语有点异样，穿着袋子很多的短衣。其中的一个，手里提着一只黑色的皮包，里面似乎装满了东西。到了林家塘，便问子平的住处，说是由县里的党部来的，和子平同过学。子平非常欢喜的接见他们，高谈阔论的谈了一天，又陪着他

们到山上去走。宿了一夜，这两个人走了。子平送得极远极远。

三天后，子平到县城去了。这显然是去看那两个朋友的。他去了三天才回家。

那时田间正是一片黄色，早稻将熟的时候。农夫们都忙着预备收割，田主计算着称租谷的事情。忽然一天，林家塘来了一个贴告示的人。大家都围着去看，只见：

“……农夫栽培辛勤……租谷一律七折……县党部县农民协会示……”

“入他娘的！这样好的年成，要他多管事！……”看的人都切齿的痛恨。有几个人甚至动手撕告示了。

林家塘里的人原是做生意的人最多，种田的没有几个。这一种办法，可以说是于林家塘全村有极大的损失。于是全村的人便纷纷议论，詈骂起来。

“什么叫做党部！什么叫做农民协会！狗屁！害人的东西！”有一种不堪言说的疑惑，同时涌上了大家的心头：觉得这件事情似乎是子平在其中唆使。从这疑惑中，又加上了平时的鄙视，便生出了仇恨。

那是谁都知道的，他和党部有关系。

炊烟在各家的屋上盘绕，结成了一个大的朦胧

的网，笼罩着整个的村庄。夜又从不知不觉中撒下幕来，使林家塘渐渐入于黑暗的境界。星星似不愿夜的独霸，便发出闪闪的光辉，照耀着下面的世界。云敛了迹，繁密的银河横在天空。过了一会，月亮也出来了。她带着凉爽的气，射出更大的光到地上。微风从幽秘的山谷中，树林中偷偷的晃了出来，给与林家塘一种不堪言说的凉爽。喧哗和扰扰攘攘已退去休息。在清静中，蟋蟀与纺织娘发出清脆的歌声，颂扬着夜的秘密。

经过了炎热而又劳苦的工作，全村的男女便都休息在院中，河边，树下。受着甜蜜的夜的抚慰，三三两两的低声地谈着欢乐或悲苦的往事。

不久，奇异的事发生了。

有人看见头上有无数的小星拥簇在一堆，上窄下阔，形成了扫帚的样式，发出极大的光芒，如大麦的须一般。这叫做扫帚星。是一颗凶星。它发现时，必有王莽一类的人出世，倾覆着朝代，扰乱着安静。象这样的星，林家塘人已有几百年不曾看见过。

大家都指点着，观望着，谈论着。恐怖充满了各人的心中。它正直对着林家塘，显然这个人已出现在林家塘了。

约莫半点钟之久，东南角上忽然起了一朵大的黑云，渐渐上升着，有一分钟左右盖住了光明的月

亮。它不歇的往天空的正中飘来，愈走愈近林家塘。扫帚星似已模糊起来，渐渐失了光芒。大家都很惊异的望着，那云很快的便盖住了扫帚星。

“好了！扫帚星不见了！”云过后，果然已看不见光芒的扫帚星，只是几颗隐约的小星在那里闪烁着。于是大家就很喜欢的叫了起来。各人的心中重又回复了平安，渐渐走进屋里去睡眠。

阿武婶的房子正在惠明先生的花园旁边。她走入房内后，忽然听见一阵风声，接着便是脚步声，不由得奇怪起来，她仔细倾听，那声音似在惠明先生的花园里，便走入厨房，由小窗里望了出去。模糊的月光下，她看见一个人正在那里拿着一柄长的剑呼呼的舞着。雪亮的光闪熠得非常可怕。剑在那人的头上身边，前后左右盘旋着。忽然听见那人叱咤一声，那剑便刺在一株树干上。收了剑，又做了几个姿势，那人便走了。阿武婶隐隐约约的看去，正是子平。

一阵战栗从她的心中发出，遍了她的全身。她连忙走进卧房里去。恐怖主宰着她的整个灵魂。她明白扫帚星所照的是谁，方才许多人撅着嘴所暗指的是谁了。

“咳，不幸，林家塘竟出了这样的一个恶魔！”她颤颤地自言自语的说。

林家塘离县城只有三十里路，一切的消息都

很灵通，国内的大事他们也颇有一点知道。但因为经商的经商，做工的做工，种田的种田，各有自己的职业，只是日出而作，日入而息，不大去理会那些闲事。谁做皇帝谁做总统，在他们都没有关系，北军来了也好，南军来了也好。这次自从南军赶走北军，把附近的地方占领后，纷纷设立党部，工会，农会，他们还不以为意。最近这么一来，他们疑心起来了。北军在时，加粮加税，但好好的年成租谷打七折还不曾有过。这显然是北军比南军好得多。

林家塘扰扰攘攘了几天，忽然来了消息了。

“这是共产党做的事！”在县内医院里当账房的生贵刚从城里回家，对邻居们说。

“什么是共产党呢？”有好几个人向来没有听见过，问生贵说。

“共产党就是破产党！共人家的钱，共人家的妻子！”

“啊！这还了得！”听的人都惊骇起来。

“他们不认父母，不认子女，凡女人都是男人的妻子，凡男人都是女人的丈夫！别人的产业就是他们的产业！”

这话愈说愈可怕了。听的人愈加多了起来。这样奇怪的事，他们还是头一次听见。

“南军有许许多多共产党，女人也很多。她们

都剪了头发，和男子一样的打扮。”

“啊，南军就是共产军吗？”

“不是。南军是国民军。共产党是混在里面的。现在国民军正在到处捉共产党。一查出就捉去枪毙。前日起，县里已枪毙了十几个。现在搜索得极严。有许多共产党都藏着手枪，炸弹。学界里最多。这几天来，街上站满了兵，凡看见剪了头发的女学生都要解开上衣露出胸来，脱了裙子，给他们搜摸。”

“啊！痛快！”

“什么党部，农会，工会！那里面没一个不是共产党。现在都已解散。被捉去的捉去，逃走的逃走了。”

“好，好！问你还共产不共产！”

听的人都喜欢的不得了。眼见得租谷不能打七折，自己的老婆也不会被人家共了。

这消息象电似的立刻就传遍了林家塘。

许许多多人都谈着谈着，便转到扫帚星上去，剑与一群剪头发的女人，以及晴天在山顶上打滚，雨天在山脚下洗澡等等的下流的出奇的举动……

有几个人便相约去讽示惠明先生，探他的意见了，因为他是扫帚星的叔叔，村中不好惹的前辈。

邻居们走后，惠明先生非常的生气。他一方面恶邻居们竟敢这样的大胆，把他的侄子当做共产党，一方面恨子平不争气，会被人家疑忌到如此。七八年前，他在林家塘是一个最威风，最有名声的人，村中有什么事情，殴斗或争论，都请他去判断。他象一个阎王，一句话说出去，怎样重大的案件便解决。村中没有一个人不怕他，不尊敬他。家家请他吃酒，送礼物送钱给他用。近几年来他已把家基筑得很稳固，有屋有田，年纪也老了，不再管别人的事，只日夜躺在床上，点着烟灯，吸吸鸦片消遣。最近两年来，他甚至连家事也交给了大媳妇，不大出自己的房门。子平回来后，只同他同桌吃过三次饭，一次还是在富克先生家里。谈话的次数也很少，而且每次都很短促。他想不到子平竟会这样的下流。他怒气冲冲的叫女仆把子平喊来。

"你知道共产党吗，子平？"他劈头就是这样问。

"知道的。"子平毫不介意的回答说。

这使惠明先生吃了一惊。显然邻居们的观察是对的了。

"为什么要共产呢？"

"因为不平等。不造房子的人有房子住，造房子的反而没有房子住。不种田的人有饭吃，种田的反而没有饭吃。不做衣服的有衣服穿，……"

“为什么要共妻呢？”惠明先生截断他的话，问。

“没有这回事。”他笑着回答说，“只有自由结婚，自由离婚是有的。”

惠明先生点了一点头。

“哈，今日同这个自由结婚，睡了一夜，明日就可以自由离婚，再和别个去自由结婚，后天又自由离婚，又自由结婚，又自由离婚……这不就是共妻？”他想。

“生出来的儿子怎么办呢？”他又问子平说。

“那时到处都设着儿童公育院，有人代养。”

“岂不是不认得父母了。”

“没有什么关系。”

“哦！你怎么知道这许多呢？”

“书上讲得很详细。”

惠明先生气忿地躺在床上，拿起烟筒，装上烟，一头含在口里，便往烟灯上烧，不再理子平。

子平还有话要说似的，站了一会，看他已生了气，便索然无味的走回自己的房里。

惠明先生一肚子的气愤。烟越吸越急，怒气也愈加增长起来。自己家里隐藏着一个这样危险的人，他如做梦似的，到现在才知道。林家塘人的观察是多么真确。问他知道吗？——知道。而且非常的详细。他几十年心血所争来的名声，眼见得要被这畜生破坏了！报告，捉了去是要枪毙的。他毕

竟是自己的侄子。不报告，生贵说过，隐藏共产党的人家是一样要枪毙的。这事情两难。

新的思想随着他的烟上来，他有了办法了。

他想到他兄弟名下尚有二十几亩田，几千元现款存在钱庄里。他兄弟这一家现在只有子平一个人。子平如果死了，是应该他的大儿子承继的，那时连田和现款便统统归到他手里。不去报告，也不见得不被捉去，而且还将株连及自己。报告了，既可脱出罪，又可拿到他的产业，何乐而不为？这本是他自作自受，难怪得叔叔。况且，共产党连父母也不认，怎会认得叔叔？他将来也难免反转来把叔叔当做侄子看待，两个儿子难免受他的欺，被他共了产，共了妻去。

主意拿定，他在夜间请了村中的几个地位较高的人，秘密地商量许久，写好一张报告，由他领衔，打发人送到县里去。

林家塘是一个守不住秘密的地方，第二天早晨，这消息便已传遍了。大家都觉得心里有点痒痒，巴不得这事立刻就发作。

生贵却故意装做不知道似的，偏要去看看子平。

九点钟，他去时，门关着，子平还睡着。十点钟，也还没有起来。他有点疑惑。十二点又去了一次。子平在里面答应说，人不好过，不能起来。下

午二点和四点，他觉得自己不好意思再去，叫别人去敲了两次门，也是一样的回答。

“一定是给他知道了！”生贵对教童说，“在里面关着门，想什么方法哩！”

“自然着急的！昨晚惠明先生的话问得太明白了！”

“不要让他逃走！逃走了，我们这班人便要受官厅的殃，说是我们放走的呢！”

第三天早晨，浓厚的雾笼罩了整个的林家塘。炊烟从各家的烟囱中冒了出来，渐渐混合在雾里，使林家塘更沉没在朦胧中，对面辨不出人物。太阳只是淡淡的发着光，似不想冲破雾的网，给林家塘人一个清明的世界一般。只有许多鸟在树林里啁啾地鸣着，不堪烦闷似的。

阿武婶拿着洗净了的一篮衣服回来，忽然听见一阵橐橐的皮鞋声，有一个人便在她的身边迅速地掠过去。她回头细看时，那人已隐没在雾中了。林家塘没有第二个人穿皮鞋，她知道那一定是子平逃走了。她急忙跟着皮鞋声追去。路上遇到了史法，便轻轻的告诉他，叫他跟去，因为她自己是小脚，走不快的。

“万不会让他逃走！”史法想，“那边只有往县城去的一条大路，我跟着去就是了。”

子平走得很快，只听见脚步声，看不见人。

雾渐渐淡了起来，隐约中，史法已看见子平。但脚步声忽然没有了。他仔细望去，子平已走入小路。

“哼！看你往那里逃罢！”史法喃喃地说着，跟了去。

雾渐渐消散，他看得很清楚，子平走进一个树林里站住了。他正要走过去，忽然树林中起了一声狂叫，吓得他连忙站住了脚步。

对面的山谷猛然又应答了一声。

他看见子平捻着拳头在那里打起拳来了。

“呣，他知道我跟着，要和我相打了！”

他不由得心里突突的跳了起来，不敢动了。

“走远一点罢，”他想。转过身去，他看见前面来了六个人。那是生贵，仁才，明生，长庭，教童，四林，后面还有一群男女，为首的仿佛是惠明先生，丹生先生，富克先生，他们似已知道子平逃走，追了来的。

“逃走了吗？”

“不，在树林内。他死到临头，看见我一个人，磨拳擦掌的，还想打我呢！”史法轻轻的说。看见来了这许多人，他又胆壮了。

“去，追去捉住他！”生贵象发号施令的说。

“不！怕有手枪呢！”仁才这么一说，把几个

人都呆住了。

雾已完全敛迹，太阳很明亮地照着。他们忽然看见对面来了七八个人。前面走的都背着枪，穿着军服，后背的一个正是送报告信去的惠明先生的仆人。

“逃走了，逃走了！”大家都大声的喊了起来。“还在树林里！快去，快去！当心他的手枪！”

那些兵就很快的卸下刺刀，装上子弹，吹着哨子，往树林包围了去。

子平似已觉得了。他已飞步往树林外逃去。

突然间，一阵劈拍的枪声，子平倒在田中了。

大家围了上去，看见他手臂和腿上中了两枪，流着鲜红的血。就在昏迷中，两个兵士用粗长的绳索把他捆了起来。有几个兵士便跑到他的屋子里去搜查。

证据是一柄剑。

过了一天，消息传到林家塘：子平抬到县里已不会说谈，官长命令……

几天之后，林家塘人的兴奋渐渐消失，又安心而且平静的做他们自己的事情。溪流仍点点滴滴的流着，树林巍然地站着，鸟儿啁啾地唱着快乐的歌，各色的野花天天开着，如往日一般。即如子平击倒的那一处，也依然有蟋蟀和纺织娘歌唱着，蚱蜢跳跃着，粉蝶飞舞着，不复记得曾有一个青年妻

惨的倒在那里流着鲜红的血……

啊，多么美丽的乡村！

阿长贼骨头

第一章

父母之荣誉——出胎之幸运——幼时之完美——芳名之由来及其意义

阿长有这样荣誉的父母，我们一点也不能否认，那是他前生修来的结果。易家村里的人们，无论老幼男女，都勇于修来生的幸福，已不是新发明的事，你去问一块千百年前的老石头，恐怕它还记得年青时，易家村尚叫做周家村。或周家村尚叫做陈家村的那从前的从前，人们对于修行的热烈的。如果人人都修行，念经又拜佛，拜佛而又念经，从不堪追计的过去直奉行至无尽的未来，谁能说这个地方还会有不荣誉的事，而阿长，显然前生也在修行的，还会有不荣誉的父母呢？

讲到阿夏，阿长的父亲，不但是易家村里没有一个人不知道，就是离易家村数十里的地方，也人

人知道他的大名。在山与海围抱着，周围约有百余里的区域中，象这样出名的人，二百年中还只有三个。第一个，是光绪初年的李筱林进士；第二个是发洋财的陈顺生；第三个——那就是阿夏了。他拿着一条打狗棍，背着一只污旧的饭袋，到处敲着竹板或小木鱼，唱情歌或念善经给人家听，走遍了家家户户，连每一条路上的石头都已认识他。但荣誉之由来却不在于此，——那是因为他喜欢在别人不注意的时候，随便带一点东西回家的缘故。

至于阿长的母亲，还没有嫁给阿夏，便已有了她自己的荣誉。阿长的来源，一直到现在还有点模糊。因此阿夏在阿长还未落地之先，曾和阿长的母亲翻过几次脸。分娩时，阿夏在房里瞪着脚盆和剪刀，已经决定给这孩子一个冷不防，覆了下去；或插了下去。但他毕竟是一个唱情歌和念善经的人，孩子落了地，他的心肠就软了下来，瞧一眼，不自主的溜出去了。

但阿夏虽然饶了他的命，总还有点不曾释然，有好几天懒出去干他的勾当。于是这影响到他的妻子，使才出世的阿长不得不尝难以消化的稀饭。

然而阿长有幸，造物主宠爱他，给了他粗健的肠胃，使他能够一天比一天长大。他有了落落的黄色的皮肤，短短的眉毛，炯炯发光的眼珠，低而且小的鼻子，狭窄的口，尖削的下巴，小而外翻的耳

朵，长的手指，长的腿，小的脚。在灵魂中，造物主又放了一点智慧和欢乐。每当他的父亲发了脾气，恶狠狠地打他一个耳光，他便转过脸去，朝着他的父亲嘻嘻笑了起来，现出舒服而且光荣的表情。他冻冻也可以，饿饿也不妨，整六年中没有生过几次病，偶尔有病，不吃一点药就好了。他虽然长得瘦，晒得黑，但却生得高，也不缺乏气力。六七岁时，他已能拖着一个拉草耙，到街上去拉残草断柴回来，给他的母亲煮饭；提着一只破篮，到人家已经掘完的芋艿田里去拾残剩的芋艿片；也曾带着镰刀去挖藜藿。还有许多事情，别人十几岁才会做的，他七八岁时便会做了。有时，他还赚得一二个铜元回来。只有一次，他拿了沉重的锋利的镰刀出去割路边的茅草，出了一点祸：那就是他割完了茅草，和几个同伴耍镰刀，把它滴溜溜的丢了上去，看看它滴溜溜的落下来，刀尖刚刚陷在草地里，一个不小心，镰刀落在脚旁，砍去了左脚脚跟的一块肉，脚跟好后，这个地方再也不生新的肉，偏了进去了。他的父亲起初以为这是极不雅观的事情，但他的母亲却觉得这样更好；有了这个特殊的记号，万一孩子失了踪，便有法寻找了。

阿长渐渐长大起来，才能也渐渐表露出来，使他的父亲渐渐忘记了已往的事，对他喜欢起来。其中最使他父亲满意的，就是用不着谁教他，便象他

父亲似的，晓得在人家不注意的时候，顺手带一点东西回家。他起初连自己母亲衣袋内的铜钱也要暗暗摸了出去，用小石头在地上画了一个方格，又在格内画了两条相交的叉线，和几个同伴打铜钱，或当新年的时候，挤到祠堂门前的牌九摊旁，把铜钱压在人家的最后一道。但被他母亲查出了几次以后，他渐渐连这层也明白了。他知道母亲的就是自己的，不应该动手。

到了十二三岁，他在易家村已有了一点名声。和他的父亲相比，人人说已青出于蓝了。他晓得把拿来的钱用破布裹起来，再加上一点字纸，塞在破蛋壳中，把蛋壳丢在偏僻的墙脚跟，或用泥土捻成一个小棺材，把钱裹在里面，放到阴沟上层的乱石中，空着手到处的走，显出坦然的容貌。随后他还帮着人家寻找，直找遍最偏僻的地方。

然而阿长虽然有了这样特出的天才，命运却喜欢不时同他开玩笑，给了他一个或幸或不幸的一生，使他在童年的时候就蒙上了怎样也消灭不了的美名。

那事发生在他十四岁的时候。

一家和他们很要好，比他们稍微富一点的堂房嫂嫂，有一次因为婆婆出门找儿子要钱去了，一个人睡在家里有点胆怯，便请了阿长的母亲去做伴。正所谓合该有事，三天后阿长的父亲竟有两夜不曾回

家，阿长的母亲便不得不守在自己的屋内，派她的儿子去陪伴。第二天的半夜里，隔壁的人家突然听见他的嫂子大声叫了起来，接着拍的一声，似乎打在一个人的面颊上。

"瘟东西！……敢想天鹅肉吃！……"她骂着说。

随后一阵轻微的脚步声，便寂然了。

这句话的意思很清楚，隔壁的人不觉笑了起来。显然这个十四岁小孩想干那勾当了。

第三天的清晨，他嫂嫂的脸上还露着盛怒，和他的母亲低声的说着话。他的母亲很不安的，摇着头叹着气。当天晚上，便不叫他去陪他的嫂子，关着门，把他打了一顿。

有好几天，人家和他的嫂子提起阿长，她便非常痛恨的叫他"小鬼"。

但阿长毕竟有特出的天才，他一见嫂嫂仍和从前一样的态度。他的嫂嫂尽管不理他，遇见他时咬着牙，背转脸去，他却仍对着她嘻嘻的笑，仿佛没有事似的。而且还不时的到她房里去。

造物主曾在他嫂嫂的灵魂里撒了宽容，几天过去，她渐渐气平了。她觉得他母亲给他的惩罚已有余，用不着再给他难堪。他到底还没有成人，一个不懂事的孩子，便渐渐和善起来，给了他自新的路。

阿长似乎也懂得他嫂嫂的善意，于是转了一个

方向，接着做了一件无损于他嫂嫂的事。

离开想吃天鹅肉的日子还只有十一二天，他赤着脚踏着雨后的湿地，从外面走回家来。一到他嫂嫂的门边，便无意的推开半截门，跨进了门限。他的嫂嫂和婶婶没有在家，房内冷清清的仿佛正为他预备好了动手的机会。他一时心血来潮，便抬头四面望了一望，瞥见久已羡慕的锡瓶在衣橱顶上亮晶晶地发光，便爬上衣橱面前的凳子，捧了下来。同时智慧发出一个紧急的号令，叫他脱下背身，裹着锡瓶，挟着往二里外的当铺走去。

他的婶婶几分钟后就回了家，立刻发现房里失了东西。她细找痕迹，看见了一路的足印，在衣橱前的凳子上显得更其清楚，左足后跟削了进去。这便有了十足的证据了。她开始去寻阿长，但他不在家，也不在邻人的家里。据隔壁的一个妇人说，确曾看见他用衣服裹着一个和锡瓶一样大的东西，匆匆地走了出去。他的婶婶立刻就明白他往当铺里去了。于是她便站在大门口等待他。

约莫过了一点钟，阿长回来了。他昂着头一路和人家打招呼，这里站了一会，和人家说了几句话，那里站了一会，和人家笑几声，态度很安静。他的婶婶一看见他，就满脸发烧，奔到他的面前，右手拉住他的前胸，左手就是拍的一个耳光。

“畜生！”她一面还骂着说。

“怎么啦？”他握住婶婶的手，仰起头来问，声音颇有点强硬。

“还我锡瓶，饶你狗命！”

“阿，到底什么事呀？先讲给我听！锡瓶怎么样？”

但他的婶婶却不讲给他听，一把拖到屋柱旁，叫媳妇拿了一条粗绳，连人和屋柱捆了起来。

“把钱和当票拿出来，饶你狗命！”

“我那里来的钱？那里来的当票？一会儿说是锡瓶，一会儿又说是钱和当票！不晓得你说的什么！你搜就是了。”

他的婶婶动手搜了，自外面的衣上直搜到里面的衬衣。但没有一点影踪。然而足印清清楚楚，左足脚跟削了进去的，没有第二个人。不是他是那个呢？

“藏到那里去了，老实说出来，免得吃苦！”他的婶婶警告他，预备动手打了。

阿长仿佛没有听见，一点也不害怕，却反而大声叫起苦来！

“你冤屈我！天晓得！……我拿了你的锡瓶做什么！……”

他的嫂嫂脸上全没有了血色，气恨得比他的婶婶还利害，显然是又联想到那夜的事了。

“贼骨头！不打不招！”她从柴堆里抽出来一

束竹梢，往阿长的身上晃了过去。一半的气恨便迸发在“贼骨头”三个字上，另一半的气恨在竹梢上。

阿长有点倔强，竹梢打在身上，一点也不变色。

“打死我也拿不出东西！”

“便打死你这贼骨头！”他的嫂嫂叫着说，举起竹梢，又要往他身上打去。

但阿长的母亲来了。

这一天她正在街上的一家人家做短工，得到了阿长绑在屋柱旁的消息，便急忙跑了回来。她先解了竹梢的围，随后就问底细。

“当票和钱放在那里，老实说出来，她们可以看娘的面孔，饶恕你！”她听完了婶婶的诉说，便转过身去问阿长。

“我没有拿过！她们冤枉我！”阿长诉苦似的答说。

“贼骨头！还说没有拿过！看竹梢！”他的嫂嫂举起竹梢又要打了。

但阿长的母亲毕竟爱阿长，她把竹梢接住了。

“包在我身上！我想法子叫他拿出来。”她说，“现在且先让我搜一遍。”

她动手搜了。比她婶婶仔细，连肋肢窝里都摸过，贴着肉一直摸到裤腰。——东西就在这里了，

她摸着阿长的肚子上围着一根草绳，另外有一根绳直垂到阳物上，拉起来便是一件纸包的东西。她打开来看，果然有六角钱一张当票。

“滚出去！畜生！这样不要脸！”她骂着就是一个耳光，随后便把绳子解开了。

阿长得了机会，就一溜烟的跑走了，当晚没有回来，不晓得在那一个垃圾堆里过了一夜。第二天晚上走回来，躲在柴堆里，给他母亲看见了，关起门来痛打了一顿。

于是，这个美事传开去，大家谈着他的时候，从此就不再单叫他阿长，叫他“阿长贼骨头”了。

“贼骨头”这三个字在易家村附近人的心中是有特别的意义的。它不仅含着“贼”，“坏贼”，“一根草也要偷的贼”等等的意义，它还含着“卑贱人”，“卑贱的骨头”，“什么卑贱的事都做得出的下流人”等等的意义。一句话，天下没有什么绰号比这个含义更广，更多，更有用处的了。

阿长的嫂嫂，极端贞节，极端善良之外，还是一个极端聪明的人！她想出来的这个芳名，对于阿长再合适没有了。只有阿长这个美的，香的，可爱的人，才不辜负这个美的，香的，可爱的名字！

第　二　章

痛改前非沿门呼卖——旧性复发见物起意——半途被执情急智生——旧恩难忘报以琼浆

阿长自从被他的婶婶绑过屋柱之后，渐渐有点悔悟了。屡次听着母亲的教训，便哭了起来。泪珠象潮似的涌着，许久许久透不过气。走出门外，不自主的头就低了下去，怕看人家一眼。

“我不再做这勾当了！”

一次，他对他的母亲这样说。他说他愿意学好，愿意去做买卖，只求他母亲放一点本，卖饼也可以，卖豆腐也可以，卖洋油也可以。意思确是非常的坚决。

他的母亲答应了。她把自己做短工积得的钱拿出来给他做本钱，买了一只篾编的圆盘，又去和一家饼店说好了，每日批了许多大饼，小饼，油条，油绳之类，叫他顶在头上，到各处去卖。

阿长是一个聪明人，他顶了满盘的饼子出去，常常空着盘子回来，每天总赚到一点钱。他认得附近的大路小路，知道早晨应该由那一条屋衖出发，绕来绕去，到某姓某家的门口，由那一条屋衖绕回来。他知道在某一个地方，某一家门前，高声喊了

起来，屋内的人会出来买他的饼。他知道在某一个地方应该多站一点时候，必定还有人继续出来买他的饼。他又知道某一地方用不着叫喊，某一个地方用不着停顿，即使喊破了喉咙，站酸了两腿，也是不会有人来买的。真所谓熟能生巧，过了几个月，他的头顶就非常适合于盘子，盘子顶在头上，垂着两手不去扶持也可以走路了。盘子的底仿佛有了一个深的洞，套在他的头顶，怎样也不会丢下来，有时阿长的头动起来，它还会滴溜溜的在上转动。

这样的安分而且勤孜，过了一年多，直至十六岁，他的春心又动了。他的心头起了不堪形容的欲望，希求一切的东西，眼珠发起烧来，钉住了眼前别人的所有物，两手痒呵呵的只想伸出去。

于是有一天，情愿捐弃了一年多辛苦所换来的声誉，不自主的走到从前所走过的路上去了。

离开易家村三里路的史家桥的一家人家，叫做万富嫂的，有两个小孩，大的孩子的项圈，在阿长的眼前闪烁了许久了。那银项圈又粗又大，永久亮晶晶地发着光！

“不但可爱而且值钱。”阿长想。

一天他卖饼卖到万富嫂的门口，万富嫂出去了，只剩着两个孩子在门口戏耍。

“卖火热的大饼喽！”阿长故意提高了声音！

“妈妈！卖大饼的来了！”那个大的孩子，绚

四岁光景，一面叫着，一面便向阿长跑来。

“妈妈呢？”阿长问。

“妈妈！”那孩子叫了起来。

阿长注意着，依然不听见他妈妈的回答。

“我送你一个吃罢！来！”阿长把盘子放在地上，拿了一个，送给了那孩子，随后又拿了一个，给那呆呆地望着的小的孩子。

“唔，你的衣服真好看！又红又绿！”他说着就去摸大的孩子的前胸。

“妈妈给我做的，弟弟也有一件！”孩子一面咀嚼着，一面高兴地说。他和阿长早已相熟了。

“但你的弟弟没有项圈，”阿长说着就去摸他的项圈。

项圈又光又滑，在他的手中不息地转动着，不由得他的手，起了颤动。这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触着这个可爱的东西。

智慧立时发现在他的脑里。他有了主意了。

“啊，你的鞋子多么好看！比你弟弟的还好！那个——谁做给你的呢？穿了——几天了？好的，好的！比什么人都好看！鞋上是什么花？菊花——月季花吗？……”他一面说着，一面就把项圈拉大，从孩子的颈上拿了出来，塞进自己的怀里。孩子正低着头快活看着自己的鞋，一面咕噜着，阿长没有注意他的话，连忙收起盘子走了。

他不想再卖饼子，只是匆匆地走着，不时伸手到衣里去摸那项圈。手触着项圈，在他就是幸福了。他想着想着，但不知想的什么，而脚带着他在史家桥绕了一个极大的圈子，他自己并不知道。这在他是琐事，他完全不愿意去注意。

一种紧急的步声，忽然在他的耳内响了，他回转头去看，一个男子气喘喘地追了上来。那确象孩子的叔叔，面上有一个伤疤，名字叫做万福。

阿长有点惊慌了。他定睛细看，面前还是史家桥，自己还没有走过那条桥。

“这是怎么一回事呀？走了这许久还在这里！”他想。

但正当他这样想的时候，他的头上的盘子扑的被打下了。万福已扯住了他的前胸。

“贼骨头！”愤怒的声音从万福的喉间迸了出来，同时就是拍的一个耳光，打在阿长的脸上。

“怎么啦？”

“问你自己！”万福大声说着又是拍的一个耳光。

阿长觉得自己的脸上有点发热了。他细看万福，看见他粗红的脸，倒竖的眉毛，凶暴的眼光，阔的手掌，高大的身材。

“还我项圈！”万福大声的喊着。

“还给你！……还给你”阿长发着抖，满口答

应着，就从怀里揣了出来。

“但你赔我大饼！”阿长看看地上的饼已踏碎了一大半，不禁起了惋惜。

“我赔你！我赔你！瘟贼！”万福说着，把项圈往怀一塞，左手按倒阿长，右手捻着拳，连珠炮似的往阿长的背上，屁股上打了下去。

“捉着了吗？打！打死他！”这时孩子的母亲带着几个女人也来了。她们都动手打起来。万福便跨在他的头上，两腿紧紧的夹住了他的头。

“饶了罢！饶了罢！下次不敢了！”

打的人完全不理他，只是打。阿长只好服服贴贴的伏在地上，任他们摆布了。

但智慧是不会离开阿长的脑子的。他看看求饶无用，便想出了一个解围的计策。

“阿呀！痛杀！背脊打断了！腰啦！脚骨啦！”他提高喉咙叫喊起来，哭丧着声音。

“哇……哇！哇…哇哇！”从他的口里吐出来一大堆的口水。

同时，从他的裤里又流出来一些尿，屁股上的裤子顶了起来，臭气冲人的鼻子，——屎也出来了！

“阿呀！打不得了！”妇人们立刻停了打，喊了起来，“尿屎都打出了，会死呢！”

连万福也吃惊了。他连忙放了阿长，跳了开

去。

但阿长依然伏在地上，发着抖，不说一句话，只是哇哇的作着呕。

“这事情糟了！”万富嫂说，牵着一个妇人的手倒退了几步。

“打死是该的！管他娘！走罢！”万福说。

但大家这时却走也不好，不走也不好，只得退了几步，又远远的望着了。

阿长从地上侧转头来，似乎瞧了一瞧，立刻爬起身来，拾了空盘，飞也似的跑着走了。一路上还落下一些臭的东西。“嘿！你看这个贼骨头坏不坏！”万福叫着说，“上了他一个大当！”

于是大家都哈哈大笑了。

在笑声中，阿长远远地站住了脚，抖一抖裤子，回转头来望一望背后的人群，一眼瞥见了阿芝的老婆露着两粒突出的虎牙在那里大笑。

“我将来报你的恩，阿芝的老婆！”他想着，又急促的走了。

约有半年光景，阿长没有到史家桥去。

他不再卖大饼，改了行，挑着担子卖洋油了。

一样的迅速，不到两个月，他的两肩非常适合于扁担了。沉重的油担在他渐渐轻松起来。他可以不用手扶持，把担子从右肩换到左肩，或从左肩换到右肩。他知道每一桶洋油可以和多少水，油提子

的底应该多少高，提子提得快，油少了反显得多，提得慢，多了反显得少。他知道某家门口应该多喊几声，他知道某家的洋油是到铺子里去买的。他挑着担子到各处去卖。但不到史家桥去。有时，偶然经过史家桥，便一声不响的匆匆地穿过去了。

他记得，在史家桥闯过祸。一到史家桥，心里就七上八下的有点慌张。但那时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，为什么会闯了这样的大祸，是谁的不是呢？——他不大明白。就连那时是那些人打他，那个打得最凶，他也有点模糊了。他只记得一个人：露着两粒突出的虎牙，在背后大笑的阿芝的老婆！这个印象永久不能消灭！走近史家桥，他的两眼就发出火来，看见阿芝的老婆露着牙齿在大笑！

“我将来报你的恩！”他永久记得这一句话。

“怎样报答她呢？这个难看的女人！”他时常这样的想。

但智慧不在他的脑子里长在，他怎样也想不出计策。

“卖洋油的！”

一天他过史家桥，忽然听见背后有女人的声音在叫喊。他不想在史家桥做生意，但一想已经离开村庄有几十步远，不能算是史家桥，做一次意外的买卖也可以，便停住了。

谁知那来的却正是他的冤家——阿芝的老婆！

阿长心里有点恐慌了，走也不好，不走也不好，只是呆呆地望着阿芝的老婆。

阿芝的老婆似也有点不自然，两眼微微红了起来，显然先前没有注意到，这是阿长。

“买半斤洋油！”她提着油壶，喃喃的说。

“一百念！”阿长说着，便接过油壶，开开盖子，放上漏斗，灌油进去。

“怎样报复呢？”他一面想着，一面慢慢的提了给她。但智慧还不会上来。

“唅唅！还有钱！”阿芝的老婆完全是一个好人，她看见阿长挑上了担子要走，忘记拿钱便叫了起来，一只手拖着他的担子，一只手往他的担子上去放钱。

在这俄顷间，阿长的智慧上来了。

他故意把肩上的担子往后一掀，后面的担子便恰恰碰在阿芝老婆的身上。碰得她几乎跌倒地上，手中的油壶打翻了。担子上的油泼了她一身。

“阿呀！”她叫着，扯住了阿长的担子。“不要走！赔我衣裳！”

“好！赔我洋油！谁叫你拉住了我的担子！”

“到村上去评去！”阿芝的老婆大声的说，发了气。

阿长有点害怕了。史家桥的人，在他是个个凶狠的。他只得用力挑自己的担子。但阿芝的老婆是

有一点肉的，担子重得非常，前后重轻悬殊，怎样也走不得。

“给史家桥人看见，就不好了！”他心里一急，第二个智慧又上来了。

他放下担子，右手紧紧的握住了阿芝老婆攀在油担上的手，左手就往她的奶上一摸。阿芝老婆立刻松了手，他就趁势一推，把她摔在地上了。

十分迅速的，阿长挑上担子就往前面跑。他没有注意到阿芝老婆大声的叫些什么，他只听见三个字，

“贼骨头！”

阿长心里舒畅得非常。虽然泼了洋油，亏了不少的钱，而且连那一百念也没有到手，但终于给他报复了。这报复，是这样的光荣，可以说，所有史家桥人都被他报复完了。

而且，他还握了阿芝老婆的肥嫩的手，摸了突出的奶！这在他是有生以来的第一次。女人的肉是这样的可爱！一触着就浑身酥软了！

光荣而且幸福。

第　三　章

有趣呀面孔上的那两块肉——可恼恶狠狠的眼睛——乘机进言——旁观着天翻地覆

——冤枉得利害难以做人

阿长喝醉了酒似的，挑着担子回到家里。他心里又好过又难过，有好几天只是懒洋洋的想那女人的事。但他的思想是很复杂的，一会想到这里，一会又想到那里去了。

“女人……洋油……大饼……奶……一百念……贼骨头……碰翻了！……”他这样的想来想去，终于得不到一个综合的概念。

然而这也尽够他受苦的了，女人，女人，而又女人！

厌倦来到他的脑里，他不再想挑着担子东跑西跑了。他觉得女人是可怕的，而做这种生意所碰着最多的又偏偏是女人。于是他想来想去，只有改行，去给撑划子的当副手。他有的是气力。坐在船头，两手扳着桨，上身一仰一俯，他觉得也是一件有趣的事。

新的行业不久就开始了。

和他接触的女人的确少了一大半。有时即使有女人坐在他的船里，赖篷舱的掩遮，他可以看不见里面的人了。

但虽然这样，他还着了魔似的，还不大忘情于女人。他的心头常常热烘烘的，象有滚水要顶开盖子，往外冲了出来一般，——尤其是远远地看见了女人。

其中最使他心动的，莫过于堂房妹妹，阿梅这个丫头了！

她每天坐在阿长所必须经过的大门内，不是缝衣就是绣花。一到大门旁，阿长的眼光就不知不觉的射到阿梅的身上去。

她的两颊胖而且红，发着光。

他的心就突突跳了起来，想去抱她。想张开嘴咬下她两边面颊上的肉。

在她的手腕上，有两个亮晶晶地发光的银的手镯。

“值五六元！”阿长想，“能把这丫头弄到手就有福享了——又好看又有钱！”

但懊恼立时上来了。他想到了她是自己的族内人，要成夫妻是断断做不到的。

懊恼着，懊恼着，一天，他有了办法了。

他从外面回来，走到阿梅的门边，听见了一阵笑声。从玻璃窗望进去，他看见阿梅正和她的姊夫并坐在床上，一面吃着东西，满面喜色，嘻嘻哈哈的在那里开玩笑。

“我也暗地里玩玩耍！”阿长想。

他开始进行了。

头几天，他只和她寒暄，随后几天和她闲谈起来，最后就笑嘻嘻的丢过眼色去。

但阿梅是一个大傻子，她完全不愿意，竟露着

恶狠狠的眼光，沉着脸，转过去了。

这使他难堪，使他痛苦，使他着恼。他觉得阿梅简直是一个不识抬举的丫头，从此便不再抬起头来，给她恩宠的眼光了。

阿梅有幸，她的父母很快的就给她找到了别的恩宠的眼光，而且过了两个月，完全把阿梅交给幸福了。

他是一个好休息的铜匠，十天有九天不在店里，但同时又很忙，每夜回家总在十二点钟以后。阿才赌棍是他的大名。他的家离易家村只有半里路。关于他的光荣的历史，阿长是知道得很清楚的。他最不喜欢他左颊上一条小刀似的伤疤。他觉得他的面孔不能再难看了。

“不喜欢人，却喜欢鬼！”阿长生气了，他亲眼看着阿梅打扮得花枝招展的，头上插着金黄的钗，两耳垂着长串的珠子，手腕上的银镯换了金镯，吹吹打打的抬了出去。

“拆散你们！”阿长怒气冲冲的想。

但虽然这样想着，计策却还没有。他的思想还只是集中在红而且胖的面颊，满身发光的首饰上。

“只这首饰，便就够我一生受用了！”他想。

一天上午，他载客到柳河头后，系着船，正在等候生意的时候，忽然看见阿才赌棍穿得斯斯文文，摇摇摆摆的走过岭来。阿长一想，这柱生意应

该是他的了。于是他就迎了上去，和阿才打招呼。阿才果然就坐着他的船回家，因为他们原是相熟的，而现在，又加入一层亲戚的关系了。

“你们到此地有一会了罢？”阿才开始和阿长攀谈了。

“还不久。你到那里去了来？”阿长问。

“城里做客，前天去的。”

“喔！”

“姑妈的女昨天出嫁了。”

“喔！”

“非常热闹！办了二十桌酒！”

“喔，喔！”

阿长一面说着，一面肚子里在想方法了。

“你有许久不到丈人家里去了罢！”阿长问。

“女人前几天回去过。”

“是的，是的，我看见过！——胖了！你的姨丈也在那里，他近来也很胖。有一次——他们两人并坐在床上开玩笑，要是给生人看见，一定以为是亲兄妹喽！”

“喔！”阿才会意了。“你亲眼看见的吗？”

“怎么不是？一样长短，一样胖……”阿长说到这里停止了。智慧暗中在告诉他，话说到这里已是足够。

阿才赌棍也沉默了。他的心中起了愤怒，脸色

气得失了色，紧紧咬住了上下牙齿。在他的脑中只旋转着这一句话："他们并坐在床上开玩笑！"

懒洋洋地过了年，事情就爆发了。

那天正是正月十二日，马灯轮到易家村。阿梅的父母备了一桌酒席，把两个女婿和女儿都接了来看马灯。大家都很高兴，只有阿才看见姨丈也在，心里有说不出的痛苦。他想竭力避开他，但坐席时大家偏偏又叫他和姨丈并坐在一条凳上。阿才是一个粗货，他喝着酒，气就渐渐按捺不住，冲上来了。他喝着喝着，喝了七八分酒，满脸红涨，言语杂乱起来。

"喝醉了，不要喝了罢！"阿梅劝他说，想动手去拿他的酒杯。

"滚开！毬东西！"阿才睁着凶恶的两眼，骂了起来，提起酒杯就往阿梅的身上摔了过去，泼得阿梅的缎袄上都是酒。

一桌的人都惊愕了。

"阿才醉了！快拿酱油来！"

但阿才心里却清醒着，只是怒气按捺不住，索性一不做二不休，便佯装着酒醉，用力把桌子往对面阿梅身上推了过去。

"婊子！"

一桌的碗盆连菜带汤的被他推翻在地上，连邻居们都听见这声音，跑出来了。

“你母亲是什么东西呀！”阿才大声的叫着说，“你父亲是什么东西呀！哼！我不晓得吗？不要脸！……”

“阿才，阿才！”阿梅的父亲走了过去，抱着他，低声下气的说，“你去睡一会罢！我们不好，慢慢儿消你的气！咳咳，阿才，你醉了呢！自已的身体要紧！先吃一点醒酒的东西罢！”

“什么东西！你是什么东西！我醉了吗？一点没有醉！滚开！让我打死这婊子！”他说着提起椅子，想对阿梅身上摔去，但别人把他夺下了，而且把他拥进了后房，按倒在床上。

这一天阿长正在家里，他早已挤在人群中观看。大家低声的谈论着，心里都有点觉得事出有因，阿才不象完全酒醉；但这个原因，除了阿长没有第二个人明白。

“生了效力了！”阿长想。

许久许久，他还听见阿才的叫骂，和阿梅的哭泣。他不禁舒畅起来，走了。

但是这句话效力之大，阿长似乎还不曾梦想到：一个月，两个月，三个月……这祸事愈演愈大了。阿才骂老婆已不仅在酒醉时，没有喝酒也要骂了；不仅在夜里关了门轻轻的骂，白天里当着大众也要骂了；不仅骂她而且打她了，不仅打她，而且好几次把她关禁起来，饿她了；好几次，他把菜

刀磨得雪亮的在阿梅的眼前晃。阿梅突然憔悴了下来，两眼陷了进去，脸上露着许多可怕青肿的伤痕，两腿不时拐着，随后亲家母也相打起来，亲家翁和亲家翁也相打起来，阿梅的兄弟和阿才的兄弟也相打起来——闹得附近的人都不能安静了。

阿才是一个粗货，他的嘴巴留不住秘密，别的人渐渐知道了这祸事的根苗，都相信是阿长有意捣鬼，但阿才却始终相信他的话是确实的。

“是阿长说的！”有一天，阿才在丈人家骂了以后，对着大众说了出来。

“拖这贼骨头出来！”阿才的丈人叫着，便去寻找阿长。

但阿长有点聪明，赖得精光。阿才和阿梅的一家人都赶着要打他，他却飞也似的逃了。

那时满街都站满了人，有几个和阿梅的父亲要好的便兜住了阿长。

易家村最有权威的判事深波先生这时正站在人群中。阿梅的父亲给了阿长三个左手巴掌，便把他拖到深波先生的面前，诉说起来。

“我一句话也没有说过！天在头上！冤枉得好利害！我不能做人了！”阿长叫着说。

深波先生毫不动气的，冷然而带讥刺的说：

“河盖并没有盖着！”

这是一句可怕的话，阿长生长在易家村，完全

明白这句话的意思：不能做人——跳河！

“天呀！我去死去！”阿长当不住这句话，只好大叫起来，往河边走去。

没有一个人去扯他。

但阿长的脑子里并不缺乏智慧。他慢慢的走下埠头，做出血心跳河的姿势，大叫着，扑了下去。

“死一只狗！”河边的人都只转过身去望着，并不去救他，有几个还这样的叫了出来。

“阿哺——阿哺！天呀！冤枉呀！阿哺——阿——哺！”

岸上的人看见阿长这样的叫着，两手用力的打着水，身子一上一下的沉浮着，走了开去。——但并非往河的中间走，却是沿着河塘走。那些地方，人人知道是很浅的，可以立住脚。

“卖王了！卖王了！”岸上的人都动了气，拾起碎石，向阿长摔了过去。

于是阿长躲闪着，不复喊叫，很快的拨着水往河塘的那一头走了过去，在离开人群较远的地方，爬上了岸，飞也似的逃走。

他有三天不曾回来。随后又在家里躺了四五天，传出来的消息，是阿长病了。

第　四　章

其乐融融——海誓山盟——待时而动——果报分明

阿长真的生了病吗？——不，显然是不会的。他是贼骨头，每根骨头都是贱的。冷天跳在河里，不过洗一澡罢了。冻饿在他是家常便饭。最冷的时候，人家穿着皮袄，捧着手炉，他穿的是一条单裤，一件夹袄，别人吃火锅，他吃的是冷饭冷菜。这样的冬天，他已过了许多年。他并非赚不到钱，他有的是气力，命运也并不坏，生意总是很好的。但一则因为他的母亲要给他讨一个老婆，不时把他得来的钱抽了一部分去储蓄了，二则他自己有一种嗜好，喜欢摸摸牌，所以手头总是常空的。其实穿得暖一点，吃得好一点，他也象别的人似的，有这种欲望。——这可以用某一年冬天里的事情来证明：

那一年的冬天确乎比别的冬天特别要寒冷。雪先后落了三次。易家村周围的河水，都结了坚厚的冰，可以在上面走路了。阿长做不得划船的买卖，只好暂时帮着人家做点心。这是易家村附近的规矩，每年以十一月至十二月，家家户户必须做几斗或几石点心。这是有气力的人的勾当，女人和斯文

的人是做不来的。阿长是一个粗人，他入了伙，跟着别人穿门入户的去刷粉，舂粉，捏厚饼，印年糕。

有一天点心做得邻居阿瑞婶家里，他忽然起了羡慕了。

阿瑞婶家里陈设得很阔气，满房的家具都闪闪地发着光，木器不是朱红色，就是金黄色，锡瓶和饭盂放满了橱顶，阿瑞婶睡的床装着玻璃，又嵌着象牙，价值总在一百五六十元。她原是易家村二等的人家。阿瑞叔在附近已开有三爿店铺了。

阿长进门时，首先注意到衣橱凳上，正放着一堆折叠着的绒衣。

“绒衣一定要比布衣热得多了！”阿长一面做点心，一面心里羡慕着。绒衣时时显露在他的眼前。他很想去拿一件穿。

但那是放在房里，和做点心的地方隔着一间房子。

他时时想着计策。

于是过了一会，智慧上来了。

他看见阿瑞婶的一家人都站在做点心的地方，那间房里没有了人了。他看好了一个机会，佯装着到茅厕去，便溜了开去。走到那间房子。轻轻的跨进门，就在衣橱凳上扯了一件衣服，退出来往茅厕里走。

茅厕里面没有一个人。

他很快的脱下自己的衣服，展开绒衣穿了上去。

忽然，他发现那衣服有点异样了。

扣子不在前胸的当中，而是在靠右的一边。袖子大而且短。没有领子。衣边上还镶着红色的花条。

“咳咳，倒霉倒霉！”阿长知道这是女人的衣服了。

他踌躇起来。

女人的衣服是龌龊的，男子穿了，就会行三年磨苦运！

“不要为是！”

他这样想着，正想把它脱下时，忽然嗅到了一种气息，异样的女人的气息：似乎是香的！

他又踌躇了。

他觉得有一个女人在他的身边：赤裸裸的抱着他，满身都是香粉香水！

他的魂魄飘漾起来了。

“阿长！快来！”

他听见这样的喊声，清醒了。他不愿把这衣服脱下。他爱这衣服。很快的，罩上了自己的夹衣，他又回去安详的做起点心来。

工作舒畅而且轻易，其乐融融。

中午点心做完，阿长回了家。但到了三点钟，阿瑞婶来找阿长了。

“你是有案犯人！”阿瑞婶恶狠的说。

“我看也没有看见过！”

于是阿瑞婶在他的房里搜索了。她有这权，虽然没有证据，因为阿长是有案犯人。

“偷了你的衣服，不是人！”阿长大胆的说。他是男人，阿瑞婶是女人，他想，显然是不会往他的身上找的。

“没有第二个贼骨头！”

“冤枉！天知道！”阿长叫着说，“我可以发誓，我没有拿过！”

“你发誓等放狗屁！敢到庙里对着菩萨发誓，我饶你这狗命！”

阿长一想，这事情不妙。到庙里去发誓不是顽的，他向来没有干过。

“在这里也是一样！”

“贼骨头！明明是你偷的！不拿出来，我叫人打死你！”

这愈加可怕了。阿长知道，阿瑞婶店里的伙计有十来个，真的打起来，是不会有命的。

“庙里去也可以。”他犹延的说。

“看你有胆子跪下去没有！”

阿长只好走了。许多人看着，他说了走，不能

不走。

“走快！走快！”阿瑞婶虽是小脚，却走得比阿长还快；只是一路催逼阿长。

远远看见庙门，阿长的心突突的跳了。

很慢的，他走进了庙里。

菩萨睁着很大的眼睛，恶狠狠的望着阿长。

“跪下去，贼骨头！”阿瑞婶叫着说。

阿长低下头，不做声了。他的心里充满着恐怖，脑里不息的在想挽救的方法。

“不跪下去，——打死你！”阿瑞婶又催逼着说。

阿长的智慧来了，他应声跪了下去。

他似乎在祷祝，但一点没有声音，只微微翕着两唇，阿瑞婶和旁看的人并没有听见。

“说呀！发誓呀！”阿瑞婶又催了。

“好！我发誓！”阿长大声的叫着说，“偷了你的衣服——天雷打！冤枉我——天火烧间烧！”

这誓言是这样的可怕，阿瑞婶和其余的人都失了色，倒退了。

“瘟贼！”

阿长忽然听见这声音，同时左颊上着了一个巴掌。他慢慢的站了起来，细看打他的人，却是阿瑞婶店里的一个账房。论辈分，他是阿长的叔叔。阿长一想，他虽然是一个文人，平常也有几分气力，

须得看机会对付。

“发了誓，可以饶了罢！”阿长诉求似的说。

“不饶你，早就结果你这狗命了！”那个叔叔气汹汹的说，“你犯了多少案子！谁不知道！”

“我改过做人了！饶了～～我～～罢！”

阿长这样的说着，复仇的计策有了，他蹲下身去，假装着去拔鞋跟，趁他冷不防，提起鞋子，就在他左颊上掐的一个巴掌，赤着一只脚，跑着走。

“我发了誓还不够吗？你还要打我！”阿长一面跑一面叫着。

他的叔叔到底是一个斯文人，被阿长看破了，怎么也追他不上。

阿长从别一条小路跑到家里，出了一身大汗，身上热得不堪。他立刻明白，非脱掉这件绒衣不可了！他已不复爱这件衣服。他有点怪它，觉得不是它，今日的祸事是不会有的。而这祸事直至这时仿佛还没有完结：一则阿瑞婶丢了衣服决不甘心，二则那个账房先生受了打，难免找他算账。这都不是好惹的。

智慧涌到他的脑里，他立刻脱下绒衣，穿上自己的夹衣，挟在衣服下，走了出去。

阿瑞婶的房子和他的房子在一条衖堂里。果然如他所料，他们都是由大路回来，这时正在半路上。果然阿瑞婶家里没有一个人。果然阿瑞婶家里

的门开着。

于是阿长很快的走进了房里，把绒衣塞在阿瑞婶床上被窝里，从自己的后墙，爬到菜地里，取别一条路走了。

他有五六天没有回家。

阿瑞婶当夜就宽恕了他，因为绒衣原好好的在自己被窝里。

但神明却并不宽恕阿瑞婶。果报分明，第三天夜里几乎酿成大祸了。

她的后院空地里借给人家堆着的稻草，不知怎的忽然烧了起来。幸亏救得快……

第　五　章

美丽的妻室——体贴入微——二次的屈服——最后的胜利

阿长真使人羡慕！他苦到二十八岁苦出头了！这就是他也有了一个老婆！非常的美丽！她的面孔上雕刻着花纹，涂了四两花粉还不厌多，真是一个粉匣子！头发是外国式的，松毛一样的黄，打了千百个结，鬈屈着。从耳朵背后起一直到头颈，永久涂着乌黑的粉。眼皮上涂着胭脂，血一般红。鼻子洞里常粘着浆糊。包脚布从袜洞里拖了出来。走起路来，鞋边着地，缓而且慢。“拖鸡豹”是她的芳

名！

感谢他的母亲，自阿长的父亲死后，忍冻受饥，辛苦了半生，积了一百几十元钱，又东挪西扯，才给了他这个可爱的妻子！

阿长待她不能再好了。在阿长看起来，她简直是一块宝玉。为了她，阿长时常丢开了工作，在家里陪伴她。同她在一起，生活是这样的快乐：说不出的快乐！

阿长不时从别的地方带来许多雪花膏，香粉，胭脂，香皂，花露水给她。他母亲叫她磨锡箔，但阿长不叫她磨，他怕她辛苦。煮起饭来，阿长亲自烧火，怕她烧了头发。切起菜来，阿长自己动手，怕她砍了指头。夜里，自己睡在外边，叫她睡在里边，怕她胆小。

"老婆真好！"阿长时常对人家这样的称赞说。

的确，他的老婆是非常的好的。满村的人知道：她好，好，好，好的不止一个！

例如阿二烂眼是一个，阿七拐脚是二个，化生驼背是三个，……

阿长是聪明人，他的耳朵灵，一年后也渐渐知道了。于是智慧来到他的脑里，他想好了一种方法。

一天，他对他的妻子说，要送一个客到远处

去，夜里不回来了。这原是常有的事，他的妻子毫不怀疑。

但到了夜里十点钟，他悄悄的回家了。

他先躲在门外倾听。

屋内已熄了灯，门关着。

他听见里面喃喃的低微的语声。他的耳朵不会背叛他，他分别出其中有阿二烂眼。

“有趣！……真胖呀！……”他隐隐约约听见阿二的话。

他不禁愤怒起来，两手握着拳，用力的敲门了：蓬蓬蓬！

“谁——呀？”他的妻子带着惊慌的音调，低声的问。

阿长气得回答不出话来，只是用力的敲门：

蓬蓬蓬！蓬蓬蓬！……

“到底是谁呀？”阿长的妻子含着怒气似的问，“半夜三更，人家睡了还要闹！”

“开不开呀？敲破这门！”

里面暂时静默了。阿长的妻子显然已听出了声音。

“是鬼是人呀？说了才开！”她接着便这样的问，故意延宕着。

“丑婊子！我的声音还听不出吗？”阿长愤怒的骂了。

"喔喔！听出了！等一等，我来开！"他的妻子一半生气，一半恐慌的说，"说不回来，又回来了！这样迟！半夜起来好不冷！"

阿长听见他的妻子起来了。他的胸中起了火，预备一进门就捉住阿二烂眼，给他一个耳光。

"瘟虫！又偷懒回来了！不做生意，吃什么呀？"他的妻子大声的咕噜着，蹬着脚，走到了门边。

"做得好事！"阿长听见她拔了栓，用力把门推开了半边，站在当中抵住了出路，骂着就是一个耳光，给他的妻子。

"怎么啦！你不做生意还打人吗？"

阿长的妻子比阿长还聪明，她说着把阿长用力一拖，拖到里面了。

房中没有点灯，阿长看不见一个人，只看见门口有光的地方，隐约晃过一个影子。

阿长知道失败了。他赶了出去，已看不见一点踪迹。

"丑婊子！做得好事！"他骂着，拍的在他妻子的面孔上又是一个耳光。"偷人了！"

于是阿长的妻子号淘大哭了。

"天呀！好不冤枉！……不能做人了！……"

她哭着，蹬着脚，敲着床。闹得阿长的母亲和邻居们都起来调解了。

"捉贼捉赃，捉奸捉双！你得了什么凭据呀！"她哭着说。

阿长失败了。他只有向她赔罪，直赔罪到天亮。

但阿长不甘心，他想好了第二个方法。

费了两天断断续续的工夫，他在房顶上挖了一个洞。那上面是别家堆柴的地方，不大有人上去。他的妻子不时到外面去，给了他很好的机会。他只把楼板挖起二块，又假盖着。在那里预备好了两根粗绳：一根缒自己下房里，一根预备带下去捆阿二烂眼。

他先给了她信用：好几次说夜里不回来，就真的不回来了。

一天夜里，他就躲到楼上等候着。

阿二烂眼果然又来了。

他听着他进门，听着他们切切的私语，听着他们熄了灯，上床睡觉。直至他们呼呼响起来，阿长动手了。

他很小心的掀起楼板，拴好了绳子，慢慢缒了下去……

"捉贼！捉贼！"

阿长快要缒下地，忽然听见他妻子在自己的身边喊了起来，同时，他觉得自己的颈项上被绳捆着了。他伸手去摸，自己已套在一只大袋里。

"捉住贼了！捉住贼了！"他的妻子喊着，把

他头颈上的绳子越抽越紧，抽得他几乎透不过气来，紧紧的打了两个结。

灯点起时，阿长快昏过去了。

他的脚没有着地，悬空的吊在房里。

许多人进来了。

啊，原来是阿长！赶快放了他！

阿长的妻子号淘大哭了！她不愿再活着。她要跳河去！

于是阿长第二次失败了。他又只好赔罪，直赔罪到天亮。

但最后的胜利，毕竟是属于阿长的，因为他有特别的天才。过了不久，果然被他捉着一双了！

那是他暗地里请了许多帮手，自己先躲在床底下，用里应外合的方法。

这一次，捉住了两个赤裸裸的人！

然而有幸的是阿二烂眼，不幸的是阿七拐脚！他替代了阿二出丑！

在他们身上，阿长几乎打烂了一双手！

全村的人都知道这件事情，大家不禁对阿长起了相当的佩服。

但阿长是念善经的人的儿子，他的心中不乏慈悲，终于饶恕了自己的妻子。

他的妻子从此也怕了他，走了正路，不做歹事了。

第　六　章

慈母早弃哀痛成疾——鬼差误捉遭了一场奇祸——中途脱逃又受意外之灾

阿长的母亲真是一个不能再好的人了。她为了阿长，受尽了甜酸苦辣。在他父亲脾气最坏的时期中，她生了阿长。那时她连自己的饭也吃不饱，却还要喂阿长。当阿长稍稍可以丢开的时候，她就出去给人家做短工，洗衣，磨粉。夜里回来磨锡箔，补衣服，直至半夜，五更起来给他预备好了一天的饭菜。阿长可以独睡在家的时候，她就出去给人家长做，半月一月回家一次。她的工钱是很少的，每月不过一元或一元二角。但她不肯浪化一文，统统积储起来了。因此，当阿长的父亲死时，她有钱买棺材，也有钱给他超度。阿长这一个妻子可以说是她的汗血换来的！她直做到五十八岁，断气前一个月。家里只有两间房子，连厨房在内。阿长有了老婆，她就让了出来，睡在厨房里，那里黑暗而且狭小，满是灰尘，直睡到死。

她不大打骂阿长，因为她希望阿长总有一天会变好的。

“咳，畜生呀畜生！脾气不改，怎样活下去呀！”阿长做错了事情，她常常这样唉声叹气的

说，这“畜生”两字，从她口里出来很柔和，含着自己的骨肉的意思。“坏是不要紧的，只要能改！我从前年轻时走的路也并不好！……”

听着他母亲的劝告，阿长只会低下头去，说不出一句话来。

他母亲不常生病，偶然病了，阿长便着了急，想了种种方法去弄可口的菜来给她吃。

她最后一次的病，躺了很久，阿长显然失了常态了。

他自己的面色也渐渐青白起来，言语失了均衡，不时没有目的的来往走着，一种恍惚的神情笼罩了他。

随后他也病倒了。他的病跟着他母亲的病重起来，热度一天比一天高，呓语说个不休。

“妈，我跟着你去！”

一天下午，他突然起了床，这样的说着，解下裤带，往自己的颈上套了。

那时旁边站着好几个人，都突然惊骇起来，不知怎样才好。

他的妈已失了知觉，僵然躺在床上，只睁着眼，没有言语。

阿长的舅舅也站在旁边，他是预备送他姊姊的终来的。他一看见阿长要上吊，便跳了起来，伸出左手，就是拍拍的三个巴掌：

“畜生！”他骂着说，“要你娘送你的终吗？”

阿长哄然倒下了，从他的口中，吐出来许多白的沫。他喃喃的说着：

“啊，是吗？……妈西匹！……割下你的头……啊，这么大！……这么大！……我姓陈……阿四……阿呀！我不去……我不去！……吓杀我了，吓杀我了！……”

“阿长！阿长！”旁边的人都叫了起来，他的妻子便去推扯。

“啊，不要扯我！……我怕……我不去………饶了我罢！……”阿长非常害怕的伸着两手，推开什么东西的样子。他的两眼陷了进去，皱着面孔，全身发着抖。

这样的继续了很久，随后又不做一声的躺着了。

但不久，他大笑了。

“哈哈哈！……不要客气……四角……对不住，对不住……哈哈哈！……来吗？……”

大家都非常担忧，怕他活不下去，又恐怕他母亲醒过来，知道阿长的病势。于是大家商议，决定暂时把阿长放到楼上的柴间里去，让他的母亲先在房间里断气。他们相信，阿长的母亲就要走的，阿长怎样的快，也不会在她之先。

"妈！妈！……带我去！……"阿长不时在楼上叫着说，好几次想爬了起来，但终于被别人按住了。

到了晚上八点钟光景，楼下的哭声动了。

阿长的母亲已起了程。

在楼上照顾阿长的人也都跑了下去，暂时丢开了阿长，因为阿长那时正熟睡着。照规矩，阿长是应该去送终的．但他的病势既然这样的危险，也只有变通着办了。他母亲不能得他送终，总是前生注定的。

过了许久，底下的人在忙碌中忽然记到阿长了。

但等人跑上楼去，阿长已不在那里！

他到那里去了呢，阿长？

没有谁知道！

大家惊慌了！因为他曾经寻过短见！他说他是要跟着他母亲一块去的！

到处寻找，没有阿长的踪迹。

一个十几岁的孩子说，他看见一个人，好象是阿长，曾在屋上爬过，经过几家的楼窗，一一张望，往大门上走了去……

这显然是阿长去寻短见了！

大家便往大门外，河边，街上去寻找。

但那些地方都没有踪迹。

只有一个住在河边的人说，他曾经听见河边扑通的响了一声，象一块很大的石头丢下水中……

呵，阿长投河了！显然是投河了！

纷乱和扰攘立刻迷漫了易家村，仿佛落下了一颗陨星一般。他们都非常的惊异，想不到阿长这样坏的一个人，竟是一个孝子！以身殉母的孝子！这样的事情，在易家村还不曾发生过！不，不，连听也不曾听见过，在这些村庄上！

第二天，许多人顺着河去寻阿长的尸首，不看见浮上来。几个人撑着船去打捞，也没有捞到什么。附近树林和义冢地也找不见踪迹。

阿长已经不见了，他没有亲叔伯，没有亲兄弟，亲姊妹，阿长母亲已躺在祖堂里，这收殓出葬的大事便落在他舅舅的身上了。阿长没有积储什么钱，就有，也没有交给谁。这个可怜的母亲到死时只剩了十元自己的汗血钱。她又没有田或屋子可以抵卖，而阿长的舅舅的情形也半斤等于八两。没有办法，只有草草收殓，当日就出葬了。她已绝了后代，没有儿子，也没有孙子，过继是不会有人愿意的，可怜的女人！好好的超度，眼看做不到，只有请两个念巫代替和尚罢！至于落殓酒，送丧酒自然也只好请族人原谅，完全免去，因为两次照例的酒席费实在没有人拿得出。谁肯给没有后代的人填出三四十元钱来？以后向谁讨呢？阿长的老婆决不会

守一生孤孀！

于是他母亲的事情就在当天草草的结束了。

冷落而且凄凉。

第三天清晨，天刚发亮，种田的木生的老婆提着淘米篮到河边去淘米了。

大门还关着，静悄悄的没有一点声音。

一到门边，她突然叫了起来，回头就跑！

她看见大门边躲着一个可怕的影子！极象阿长！一身泥泞！

“鬼啦！鬼啦！……”她吓得抖颤起来。这显然是阿长的灵魂回来了！

邻居们都惊骇起来，一听见她的叫声。

木生赶出来了。他是一个胆子极大的粗人。他一手拿着扁担，大声的问：

“在那里？在那里？”

“不要过去！……阿长的灵魂转来了！……躲在大门边！……”她的老婆叫着说。

木生一点也不害怕，走了拢去。

“张天师在此！”他高声的喊着。

阿长发着抖，蹲下了。他口里颤声的说：

“是我，木生叔！……人！”

木生听见他的话，确象活人的声音，像子也一点没有改变，他有点犹疑了。他想，阿长生病的时候原是有点象发疯，或许真的没有死。于是他拿住

了扁担，问了：

“是人，叫三声应三声！……阿长！”

“噢！”

“阿长！”

“噢！”

“阿长！”

“噢！……真的是人，木生叔！”

木生叔相信了。但他立刻又想到了一个方法。鬼是最怕左手巴掌的，他想，如果是鬼，三个左手巴掌，就会消散。于是他决计再作一次证明。

他走近阿长，拍的就是一个左手巴掌，口里喊一声：

“小鬼！”

阿长只缩了一缩身子，阿呀响了一声。

拍的又是一个巴掌，阿长又只哼了一声，缩了一缩身子。

第三个巴掌又打下去了，阿长仍整个在那里。

“我受不住了，木生叔！可怜我已受了一场大苦！……”

这时大门内的人都已聚在那里。他们确信阿长真的没有死。

阿长的舅舅因为阿长的老婆日后的事还没有排布好，夜里没有回去，宿在邻居的家里。他听见这消息，也赶到了。

他走上去也是拍拍拍三个左手巴掌，随后扯住阿长的耳朵，审问起来：

“那末你到底到那里去了，说出来！”

阿长发着抖说了：

“昨夜，——前天夜里，舅舅，一个可怕的人把我拖去的……把我拖到河里，按在河底里，灌我烂泥，又把我捆起来，拴在乱石里……我摸了一天河蚌……真大，舅舅，河蚌象甑大，螺蛳象碗大……好些人都在那里摸……我叫着叫着，没有一个人救我……后来我想出了法子，打碎一个蚌壳，割断绳，……逃上岸……走了一夜，才到家……”

许多女人都相信这话是真的。因为阿长的身上的确都是烂泥，面孔，头发上都是。

“这一定是鬼差捉错了！”

“也许是他命里注定要受这场殃！”

但阿长的舅舅却一点也不相信。他摇着头，怒气冲冲的睁着眼睛，说：

“狗屁！全是说谎！解开衣裳看过！”

阿长的舅舅的确了解阿长最深，这也许是他的姊姊生前常常在讲阿长的行为给他听的缘故吧。

在阿长的衣袋里，他找到了铁证：那是一包纸包，一点也没有湿，打开来，里面有十二元钞票！

“瘟东西！真死了还好一点！你骗谁，河里浸

了一天一夜，钞票会不湿！连纸包都是干的！你想把这钱藏起来，躲了开去，免得你娘死了，把你的袋口扯大！贼骨头！瘟东西！……”

他提起拳头连珠炮似的打了起来，两脚乱跌起来。许多人围拢来帮着打了。打得阿长走路不得。

但这十二元钞票，最后毕竟属于阿长了。因为虽然人家把它交给了他的老婆，而他的老婆毕竟是他的老婆！

第　七　章

戏语成真黑夜开棺——红绫被翻娇妻遭殃——空手出发别寻新地——阿长阿长

事实证明，阿长这双手有特别的天才。他依靠着它们，做了许多人家不敢做的事。光荣的纹已深刻地显露在他的两手上。他现在已没有父母，荫庇一点也没有了。家里没有田也没有钱，只有两间破陋的小屋，一道半倒塌的矮场，一扇破洞点点的烂门。饭锅是土做的，缺了口，筷已焦了一头，碗破了一边，凳子断了脚，桌子起了疤。可以说，穷到极巅了。

但他能够活着，能够活下去。

这是谁的功劳呢？

他的手的功劳！

他的手会掘地，会种菜，会砻谷，会舂米，会磨粉，会划船，会砍柴……

易家村极少这样的人物。虽然人人知道他的手不干净，却也缺少他不得。

又例如，易家村死了人，冰冷冷的，谁去给他穿衣呢？——阿长！阴森森的，谁在夜里看守尸首呢？——阿长！臭气冲鼻的，谁去扛着他放下棺材呢？——阿长！

不仅这些，他还学会了别的事情。

“黄金十二两！”

“有！”他答应着，硼的敲一下铜锣。

“乌金八两！”

“有！”硼的又敲一下铜锣。

“白米三斗！”

“有！”

“白米四斗！”

“有！”

“白米五斗！”

“有！”

“白米六斗！白米七斗！白米八斗！”

“有！有！有！”他答应一声敲一下，一点也不错误，一点也不迟缓，当入殓的时候。

对着死人，他不吐一口涎不发一点抖。他说着，笑着，做着，仿佛在他的面前躺着的不是死

人，是活人。

“啊，爬起来了！”

半夜守尸的时候，常常有人故意这样的吓他，手指着躺在门板上的死人。

“正是三缺一，勿来伤阴德！”他安然笑着说。

“穿得真好啊！绸绉和花缎！”

一次，在守尸的夜里，阿毕鸦片鬼忽然这样的说了起来。

“金戒指不晓得带了去做什么！难道这在阴间也有用么！”阿长说。

“怎么没有用！”

“压在天门，倒有点可怕！”

“你去拿一只来罢！我做庄家！我不怕！”

“拿一只就拿一只！”阿长随口的说。

“只怕阎吴大王要你做朋友！”

“笑话！剥尸也有方法！”

阿毕鸦片鬼笑了。

“你去剥来！”

“一道去！”

于是认真的商量了。

这一夜守夜的只有三个人，其中的一个，这时正熟睡着。他们两个人切切的密议起来，没有谁听见。

阿毕鸦片鬼是一个光棍，他穷得和阿长差不多。据易家村人所知道，他走的也是岔路。

于是过了三四天，这事情举行了。

夜色非常的朦胧，对面辨不出人。循着田塍，阿长和阿毕鸦片鬼悄悄的向一家出丧才两天的棺材走去，后面远远的跟着阿长的妻子，因为这勾当需要女人的左手。

阿长的肩上背着一根扁担，扁担上挂着一根稻绳，象砍柴的模样。阿毕鸦片鬼代他拿了镰刀，一只麻袋，象一个伴。

不久，到了那棺材旁了。

两个人开始轻轻的割断草绳，揭开上面的草。随后阿长便在田里捻了一团泥土，插上三根带来的香棒！跪着拜了三拜，轻轻祷告着说：

“开门！有事看朋友！”

说完这话，也就站起来，和阿毕鸦片鬼肩着棺盖，用力往上抬。

棺盖豁然顶开了。

那里面躺着一个安静的女人，身上重重叠叠的盖着红绫的棉被。头上扎着黑色的包头，只露出了一张青白的面孔。眼睛，鼻子和嘴巴已陷了进去。

掀开棉被，阿长就叫他的老婆动手。

于是拖鸡豹便走上前，在死人的脸上，拍拍的

三个左手巴掌，低声而凶恶的叫着说：

“欠我铜钱还不还？”

尸首突然自己坐起了。因为女人的左手巴掌比什么都厉害。

“还不还？”阿长也叫着说，“还不还？连问三声，不还——就剥！”

三双手同时动手了。

这一夜满载而归……

不久，阿长和阿毕鸦片鬼上了瘾了。那里最多金戒指，银手镯，玉簪，缎衣，红绫被。地点又多半在野外，半夜里没有人看见，安静地做完了事，重又把稻草盖在上面，一点不露痕迹。

没有什么买卖比这更好了！

安稳而且厚利。

但一次，事情暴露了。

一处处人家，看见棺材旁脱落了许多稻草，疑惑起来，仔细观察，棺材上的稻草有点紊乱，再看时，棺材盖没有合口。

一传十，十传百，传了开去，许多人都惊疑起来，细细地去观察自己家里人的棺材。

有好几家，发现棺材口边压着一角棉袍或衣裳……

有一家，看见半只赤裸裸的手臂拖在外面，棺盖压着……

一天下午，阿长正在对河的火烧场里寻找东西，忽然看见五六个背着枪的警察往自己的大门内走了进去，后面跟着一大群男女。

阿长知道事情有点不妙了。他连忙在倒墙和未曾烧光的破屋中躲了起来，他只用一只眼睛从破洞里张望着。

对河的人越聚越多，都大声的谈论，一片喧嚷。

不久，人群两边分开，让出一条路，警察簇拥着他的妻子走了出来。一个警察挟着一条红绫的被，那正是阿长最近剥来的东西。

呵，阿长的老婆捉去了！阿长所心爱的老婆！

没有什么事比这更伤心了，阿长看着自己的老婆被警察绳捆索绑的捉了去。

他失了心似的，在附近什么地方躲了两天，饭也没有吃。

过了三天，易家村又骚动起来，街路上挤满了人。

阿长偷偷的看见人群中走着自己的妻子。手反绑着，头颈上一个木架，背上一块白布，写着许多字。七八个背枪的警察簇拥着。一个人提着铜锣，不时敲着。

完了！一切都完了！

阿长的老婆显然已定了罪名！不是杀就是枪

毙！

可怜啊，阿长的老婆！这样青轻的年纪！

阿长昏晕了……

待他醒来，太阳已经下了山，黑暗渐渐罩住了易家村。

这时正有两个人提着灯笼，谈着话急促地走过。阿长只听见一句话：

“解到县里去了！”

阿长不想再回到家里去，虽然那里还藏着许多秘密的东西，这显然是不可能的事了。而且，即使可能，他也不愿再见那伤心的房子。他决计当夜离开易家村了。

他的心虽然震荡着，但他的脑子还依旧。他相信大地上还有他可以过活的地方。

“说不定，”他想，“别的地方更好！”

他的心是很容易安定的。新的希望又生长在他的脑内。

在朦胧的夜色中，他赤手空拳的出发了……

阿长，阿长！

阿长！阿长！！！

…………

第　八　章

尾声

阿长离开易家村是在民国………年，三十……岁，至今将近十年了。

关于他，没有什么消息，在这冗长的年月中。

新的更好的地方应该有的罢，找到他，在阿长总是可能的罢——

给阿长祝福！

微 小 的 生 物

初冬的一个夜间，我独坐在小楼中。

可爱的秋的创造者的音乐久已悄然不复可闻，主宰着这夜间的，已是满含着凄凉滋味的沉寂。

油灯乍明乍灭地发着暗淡的光，在忧郁中映出了若呆笨若生动的杯壶的大影在墙上。墙壁露着漏水浸黑的霉点，愁容满面的站着，不时皱着黝黑的斑疤。屹立的书架晃摇着，不堪载重一般。

“阿，初冬的夜是凄凉而且可怕呵！”

在这种境象中，我不禁竦然沉思起来，目光便不知不觉离开了桌上的书本。

我看见了一幅同样凄凉的图画：

风已比前尖削；太阳时常蒙着雾一般的面网，淡淡地发着光；灰色的云的流动显得滞呆而沉重。寒冷包满在大气中。野外的草木恐怖地抖颤着，无力拖曳它们翅膀似的，时时抖下萎黄的残缺的叶儿，一天比一天裸露了。远处的山仿佛火灾后的残

迹，这里焦了头，那里烂了额。一切都变了色，换上了憔悴而悲哀的容貌。

“一般微小的生物已在这时灭亡了！”我想，对着这可怕的冬的图画。

这是的确的：许多的花草已经枯萎，虫豸的鸣声已经寂然；就连强的人也披上厚而重的衣，显得特别呆笨了。

但在这样想着的时候，一种轻微的袭击忽然落到了我的面上。仿佛无意的一般，它象一片柔毛的尖端在我的面上轻轻拂了一下。

灯光渐渐明亮了。

在染着密密的黑点的书页上，我隐约地看见了一个微小的生物。它微细到这样，几乎和行间的标点难以分别，若不是它微微地蠕动着。

它仿佛是一个蚊子。

“咦，这时还有蚊子吗？”我不禁惊讶地想，“有意似的，它想证明我的感想的谬误吧？”

我想着，不自主的就伸出指头往那里一抹。

似乎，它被我抹死了。但没有一点痕迹。很干，没有血，也没有水。指头很干净。在书上，黑点的中间，只留着三两颗微小的灰点。这大概就是这个微小的生物的身躯了。

“嘤，微小到这样！”

我想着，往书上嘘了一口气。于是连那灰一般

的东西也不知那里去了。白的纸上仍只见黑色的字的斑点。

“这样的可怜！”我想，“没有一点声音，没有一点血或水分，当它被我抹死的时候。死了又没有一点痕迹。仿佛没有死，也没有活着过，很象世界上不曾有过这小东西。……”

正当我这样想着的时候，第二个蚊子似的小东西又飞来了。不，它象是自己飞来，似乎是被什么驱落在书上一般。它的翅膀和肢体一样的难以辨别。

我不自主的又伸出手指去抹了一下。

一切都和第一次相同：没有一点声音，没有一点血，也没有一点水分，只有几点微小的灰是它的痕迹，但这痕迹也不长在。

“咳咳，难道连感觉也没有吗？”我自己问自己说，“它曾经感觉到剧痛，稍微挣扎了一下，颤动了一下吗，当我的手指抹下去的时候？……”

灯骤然阴暗了。它似乎悲哀得不愿继续放光，抖颤着想熄了下去。墙上的影子晃摇了几下，愈加模糊起来，想凄然隐避一般。墙壁的皱纹愈加深了。书架伤心得象要倒了下来……

但这样的继续得不久，灯又骤然明亮了。

“嗡……”

一种声音忽然在我的耳边叫了起来。

它落在书上，微小的和前二个一模一样，但活泼，灵敏。

它伸展着翅膀，渐渐变大了。

我很清楚的看见了它的闪闪发光的眼睛，尖利的嘴，长而威凛的头颈，坚强的翅膀，粗大的腿——威严而且可怕。

“不象你所想象的那末微弱！”

它忽然对我抬起头来，大声的说起话来。

“到了第二个的夏天，我们又将起来，集合着伴侣，攻击你们卑劣的人们！那时，我们将吸尽你们的血液，带给你们疾病和死亡！……冬天是我们安息的时期，现在，我也去睡眠了，明年再和你相见！……”

他说了，嗡的一声，飞到不知什么地方去了。

我听着，不禁竦然，毛发都竖了起来。

灯愈加明亮了。墙上的影子凶恶地睁着眼。墙壁带着黝黑的斑点，张着口，狰狞地枯笑着。书架竖着眉毛，危然站着……

最后的胜利

阿吉叔急急忙忙地吃完中饭，戴上偌大的旧笠帽，将裤脚卷到脱了毛的大腿上，赤着脚，便匆匆走出大门去。

“新谷快熟了……”他一面走，一面低着头想着，猛不防眼前显出一个高大的人形。

他象快要撞到墙壁上去似的，慌忙收住了两脚，抬起头来。

“啊，你回来了？”语气恭敬而且亲热。

但对面站着的人没有回答，只睁着两眼望他。

阿吉叔立刻象平常一般恭敬地低下了眼光。他没有在那里等待那人的回答，他只惊讶地想着：“怎么不坐船来……？”

过了一会，高大的人说话了：

“给我……拿回去……”声音低而且缓，是命令的口气。

阿吉叔这时才看见了那人手中的包裹，没有闲

暇打量包裹中的东西，也不等待他提过来，便伸出手去接住。

他抬头四面一望，才知道自己是在桥边，便立刻转了方向，向那人的家里走去。

进了高大的墙门，阿吉叔就遇见了他嫡亲的嫂嫂。

“人呢？”

他的嫂嫂瞥了阿吉叔一眼，便惊讶地这样的问他。

阿吉叔呆住了。他先前原没有注意到他的侄儿子往那里去，一路走来，只是低着头，没有回头向桥的那边望过。

“怕是看人去了……”他不敢确定的说。

“噻——！”

这声音惊忧而且埋怨，阿吉叔恍然若有所悟似的，连忙抢上他的嫂嫂前面，走出了大门。

他看见他的侄儿子贵生老板了。

他象船失了舵似的在路上摇荡，前一步后一步，两腿沉重得象有几百斤重。他走了几步，便停住了脚，东望一望，西望一望，装出停停走走在安闲地观看东西的样子。

阿吉叔有点吃惊了。他赶快迎了上去。

“怎么呀？我扶你回去罢？”

他低声问贵生老板说，但不敢伸出手去触着

他。

贵生老板摇了一摇头，眼中射出严厉的光来。阿吉叔知道了他的意思，便立刻低下头，跟在他后背。

贵生老板的挣扎似乎成了功，他愈加有了气力，愈加装得镇定了。他还不时的慢慢地回过头去望他的叔叔，一只手臂趁势摇荡到胸前，装出一边观望，一边在指手划脚的模样。

他的母亲站在大门外望着，也强装出镇定的态度。直至贵生老板走到大门口，她才发出急迫而含埋怨的命令：

“扶他进去呀！”

阿吉叔知道用得着他的时候到了。他抢上一步，抱住贵生老板的腰，拖进大门，一直冲进了前房。

贵生老板从心底里哼出一个“嗯”字来，便闭着两眼，倒在藤椅上。

阿吉叔头一次遇见这事情，心里又惊异又害怕。他不晓得他的侄儿子生的什么病。他只看见他躺在藤椅上，脸色又青又白，象有了什么不吉的事似的，听不见他的鼻息声。他想问他的嫂嫂，但他的嫂嫂看见他要开口，便摇着手止住了他。

约莫过了一刻钟，贵生老板的妻子端了一碗汤来了。

贵生老板偏过头去，依然闭着眼睛，张开嘴巴，喝了几口，又一动不动地躺在藤椅上。

果然这是一种宝贵的补品，不到半点钟，就生了效力了，贵生老板的嘴唇渐渐翕动起来，打了几个呵欠，眼皮也渐渐睁开，手和脚伸起懒来，最后竟起来换了一个地方，坐在桌子傍的靠背椅上了。

他瞥了坐在角隅里的阿吉叔一眼，便叹了一口气。

“这样没有用处！”他缓慢地对着阿吉叔说，“要你拿包袱，就拿着走了。难道我好好的，连包袱也拿不动吗！”

“我道你有事去……”

“什么天大的要紧事，到了家门口，不进来！……”

“咳，真是不堪，越老越笨了！”贵生老板的母亲也叹着气埋怨说。“一点不晓得看风色——！要不是燕窝汤吊一吊……那东西真会作怪……”她说到这里忽然停住了。

阿吉叔第一次眼快，他看见贵生老板对他的母亲丢了一个眼色。他心里有点明白了。但却也不十分瞭然：“那东西是什么东西呢？怎的会这样作怪？怎么燕窝汤吊得住呢？……”

正当阿吉叔这样想的时候，贵生老板站起来了。在房中踱了几次，他便要到街上去。照他母亲

的意思，这是不必的：上城里去了两天，一定很疲乏，应该休息休息，况且刚才又出了毛病。但贵生老板却不以为意。他心里只记挂着他的米店，两天不曾到那里去，在他好象已经两年了。

他的母亲知道她儿子的脾气，看见他摇一摇头，便不再多说话。至于阿吉叔是向来不参预的。他早已跟着贵生老板站起来，这时也就跟着他走出了大门，无须打什么招呼，便由另一条小路往田间走去。

贵生老板没有注意阿吉叔，他心里只是计算着米价：

“新谷快上场了……陈谷必须跌价……米价要跟着涨落……四元算……三元九角算……三元八角……进货出货，一年四季全靠这时弄得得法……阿真那厮可恶，他敢在这里开起米店来！抢我的生意，昌馀从前有两石米一天生意，现在祥生一开，只有一石五六斗之谱了！阿真这厮有什么本钱！……”

他想着想着已经走到了昌馀米店的门口，还不听见有人对他打招呼，便抬起头来，往店堂里望去。

店堂里静悄悄的没有一个人。

于是惊讶生出气忿，气忿又生出了警告：

“呃！呃！”大声的干咳响了。

这时从店堂的里间便走出来一个人。

那不是店里的账房三先生，不是学徒芝玉，也不是米师父阿生。来者是村上的元林驼背。他手中提着一只米篮，匆匆忙忙的迎了出来。

贵生老板生成眼尖，他一眼就瞥出了元林驼背慌张的神色。

“付了钱走！”他扯住了元林驼背的衣服，大声喊着说。元林驼背慌了，他吃吃的说：“赊一赊，忘记带来了……”话还没有完，贵生老板便是拍的一个耳光。

“瘟贼！”

于是店堂里的人就渐渐多了起来，你一句我一句的纷纷议论不休。阿生米师父卷起了裤脚，捏着拳头，显出跃跃欲试的神气。元林驼背早已低下了头，从头顶红到颈背，不敢做声。

“元林驼背不是光棍！”贵生老板怒气冲冲的说，“他的老婆还戴着金戒指！”

“元林驼背一向是贪小的！”有人这样的说，摇着头，“这次可糟了！”

“放我回去吧，贵生老板！”元林驼背吃吃的说，吓得不敢抬起头来。“我准定消你的气！”

“不能消气就了事！象你这样的人也偷起米来，无怪我年年要折本！这得罚你一罚！”

“情愿受罚——但今天讨个情，贵生老板，放

我回去！”

元林驼背毕竟是爱体面的人，他看见人越聚越多，愈加站不住了。

“找个保来！”

“找……”

“你找的不算！由我找！”贵生老板心里已经有了打算，随便望了一望看客，便指着一个人。

“只有他可以做保！”

那不是别人，是元林驼背的叔叔梅金先生。他不但是元林驼背的叔叔，还是那一房的房长。他家里是有一点钱的。

梅金先生知道自己推托不得，只好答应了下来！“由我讲吧…………”

“好，就把驼背交给你！”贵生老板知道事情已经摆布好，便松手走进了店堂的里间。

一场热闹便就此暂时了结了。元林驼背不但没有偷到米，塌了台，连自己带来的篮子也早已被恶狠狠的米师父阿生夺去了。

当日午后，梅金先生知道自己的力量还不够，便又邀请了两个可以说话的人，奔来奔去，恳情而又恳情，事情总算解决了：元林驼背罚出一对一斤重的蜡烛，二十四个大爆仗，一桌十二大碗的酒席，唱一台书，外又大洋三十六元。

照贵生老板的话是很有道理的：店堂里出了

事，必须敬一敬神，一对蜡烛，一桌酒席不可少；捉住了贼，放一点爆仗，唱一台书，可以杀一儆百，也不可少；一年三百六十日，罚他三十六元，保这一年中昌馀不再有被偷之事，也不可少。他又声明，他并不要这三十六元大洋，过了一年没有人偷他的米，他准定如数拿出来修筑街路。

元林驼背只好答应了。他虽然没有钱，他的老婆还有两只金戒指，一条华丝葛裙子，不够的再借一点。

第三天清晨，阿吉叔就忙碌起来了。他须到祠堂里去打扫，给唱书先生预备唱台，给大家预备凳子，点起一支香到桥上放完二十四个爆仗；下午还须揩桌子，分碗筷，一碗一碗的把十二大碗搬了出来请大家吃晚饭。

在座的七个人：贵生老板，梅金先生，梅金先生请出来说情的松林叔和定喜叔，昌馀米店的账房三先生，一本学堂校长林老先生，还有新从司令部回来的云富组长。这七个人里面贵生老板最有钱，松林叔辈份最高，林老先生年纪最大，云富组长年纪最轻，地位最高——他做了官，他自己是老爷，他的父亲是老太爷了。因此这一桌最高的上横头就让给了云富组长。梅金先生坐在下横头斟酒。

赵家桥人向来是做生意的多，做官的还不常见，象云富组长似的做到“长”，愈加是空前的荣

耀了。因此大家不复谈及偷米的事，都把谈锋转到对组长的称羡上去。

“赵家桥的风水转了！”林老先生笑容满面的说，“这一代出了一个文官，又出了一个武官，正所谓文武双全！”

“一点不错！”松林叔接着说，“司令部，教育部，都在部里！云富组长手下怕有不少的人吧？”

“有二十几个！”云富组长骄傲地回答说。

贵生老板立刻现出惊羡的神情，笑了起来，他觉得和昌馀米店里所用的人一比，数目差得太多了。他手下还只有五个人，连米师父算在内。

“这许多人自然都听你的命令，他们做点什么事呢，组长？”梅金先生探询地问。

“我发命令，今天叫他们到某处捉人去，限几点几分钟回来缴令，就得几点几分钟回来。他们每一个人都有一支手枪。”

大家都愈加惊异起来，他们觉得这个武官比文官威风得多了。

贵生老板偏过眼光去，睨见了组长洋装上四五块方圆彩色的牌子，正在亮晶晶地发光。他立刻又低下头来。组长的筷子一动，他就听见了那些牌子叮叮当当的声音。吃了一会，贵生老板发问了：

“组长，现在外面的情形怎样，可有新闻

吗？”

“新闻多得很，南京开了许多兵到九江去，快要和汉口开战了。”

“怎么说？南京这一国又快和汉口那一国打起来了吗？”贵生老板惊异地问。

“不是这一国那一国，”云富组长笑着说，“是南京政府和汉口政府。”

“那末我们赵家桥是归那个政府管的呢？”

“自然是南京政府！”

“那末，组长，这里打到汉口去，会打到天津吗？”林老先生害怕地问了，他的侄子正在天津的纺纱厂里。

“路差得远呢！”组长又笑了起来，“一个在东北，一个在西南，相差十万八千里！”

于是林老先生释然了。

在牌子的叮叮当当的声音里，大家很荣幸的散了席。

贵生老板确信日后有什么事，可以不必害怕了：有组长在这里！

于是过了不久，果然贵生老板要相烦组长了。

事情是这样：他的女儿听见了祥生米店的老板阿真在批评他，说他敲元林驼背的竹杠！他气兇兇地跑了去，质问他和元林驼背的关系，不客气的问他是不是贼窝家。阿真不能承认，争骂起来，贵生

老板便是拍的一个耳光。他早已看不起阿真，现在遇到机会，便尽量发泄了。但阿真虽然还吃不起燕窝汤，却也不肯吃亏，不晓得从什么地方找到了一个师爷，往周家镇上的警察分所去告了。所长派了人来，要贵生老板去讲话。贵生老板活了四十多岁，还没有到过警察所，便去相烦从司令部回来的组长。组长欣然答应说："我陪你去！"他便大胆的踏进了警察所的门限。

警察所设在关圣庙里，两边满是凶狠的菩萨，来往的人都穿着白色的军衣，戴着白色的军帽，有几个还背着枪站着，显得愈加森严可怕。

"今天阿真可倒霉了！"他听见组长的叮叮当当牌子响，便愈加大胆起来。

阿真已在那里，低着头，坐在一条板凳上。

贵生老板便坐在旁边的一条板凳上，偏着头不屑望阿真。组长坐在后面另一条板凳上，杂在其馀似为打官司而来的人丛中。

约莫过了半点多钟，所长出来了，旁边跟着叽哩咕噜说着外省话的师爷，和两个背枪的警察。

贵生老板一眼望去，看见所长也穿着白色的军服，有一撇短短的八字胡髭，没有叮叮当当的牌子，只有一块褪色的黄布一半露出在口袋外。师爷似的人穿着一件夏布长衫，右手拿着一根打狗棍。

大家便都站了起来。

所长和师爷似的人坐倒在靠背椅上，没有注意到组长，便用不纯粹的本地话发问了：

"你是贵生吗？"

"是呀！"贵生老板大胆的回答说，回头去望了一望组长，他看见组长安然坐在板凳上。

"你打过阿真吗？"

一提到阿真，贵生老板心头火起了，"什么东西，阿真是！"他想。于是他便大声的回答说：

"打了他又怎么样！"

"王八蛋！"

贵生老板忽然听见了这三个字，同时拍的一声，左边面孔连耳朵着了一个沉重的巴掌。

云富组长从板凳上站了起来，待贵生老板定了定神，回头去望时，他已经不在那里了。

这一来，贵生老板吃了大惊，他知道事情不妙了，只好连忙认错。但认错已经迟了，还须判罚大洋一百五十元。

阿吉叔又忙了起来，该他丢了水车，洗了脚，穿得整整齐齐的送这笔款子到森严怕人的关圣庙里去。

贵生老板垂头丧气回家，还听了组长的埋怨，说他是"草包"，他一肚子怨气无从发泄，便又想出一个妙计来。过了几天，他跑到阿真的房东家里去抬了一个价，一定要租祥生米店的房子。阿真现

在每年只出租价二十元，他出四十元，倍了一倍。房东青山贪钱多，便答应了下来，天天催阿真搬屋了。

阿真知道其中的鬼，不肯搬屋，宁愿加房租。他也有他的妙计，某一天便又到关圣庙去了一次。

于是过了不久，事情又爆发了。

那一天是一个吉日。许多人家都在办喜酒，或嫁女儿，或娶媳妇。贵生老板也收到了一份请帖，早上九点钟便用红纸包了四角小洋，请人写上几个恭恭敬敬的字，揣在怀里，穿上一件半新旧的纺绸长衫，和平时一般的忘记扣上头颈上的钮子，往周家镇而去。放了人情，和局房先生说了一会，吃了一杯茶，吸了一支烟，离开吃正酒的时候尚早，他便踱到周家镇的一家米铺里去闲谈了。

“贵生老板，请你写一点捐！”

谈得正高兴的时候，他忽然听见一个人在店堂外叫了起来。他转过头去看，来了三个人。第一个是四麻子，他的族里人，贵生老板应该叫他叔叔。其余的两个人有点面熟，但想不起来是谁。四麻子说着就走了进来，那两个站在店堂外。

“又是什么捐，四麻子！老是跟着人家要钱！”他如平日一般的故意装出严厉的态度，和四麻子取笑起来。

“烟捐！”四麻子说，却没有一点笑脸。

贵生老板恍然大悟了，他记起来四麻子最近在禁烟分局里当差，这一次来是有根据的。

“胡说！我何曾吃烟！”他连忙跳了起来，板着面孔发气似的说。

“自有人知道的！”四麻子冷然回答说，“不承认，到局里去验一验！”

米店里的老板站起来了，他和贵生老板有一点亲戚关系，贵生老板也还照应过他。

“由我保一保好不好呢？”他说，“我打图章，吃完了喜酒，到所里去验，如其吃烟，向我讲！……”

四麻子到底和贵生老板是一族人，有点为难起来。但这时，站在店堂外的一个人进来了。

“不带到局里去，事情摆不平直！”他说着就伸出一只手来，扯起贵生老板的后领，“走吧！”

贵生老板慌张了。

“放了手，我自己走去吧！扯着不成样子的！”

“不这样，便会不知趣！”那个人说着就扯着走了。

贵生老板知道挣扎起来会更不好看，便只好跟着走。

这时街上已挤满了人，贵生老板低着头在人丛中匆匆走了过去。后面那一个人还提着他的领子，

为了贵生老板没有扣上前领上的钮子，后面愈加提得高，头愈加显得低了。

这样前呼后拥的，贵生老板竟走完了极长极热闹的一条街，转了一转禁烟分局，又第二次跨进了关圣庙。

人家把他关在一间小房子里，搜出一叠钞票。

贵生老板一见自己的钞票落在别人的手里，恨极了。

“这是一百元！少了一个向你要！”

但那人没有听见，拿着走了，却把贵生老板锁在小房里。

外面的消息飞也似的快，阿吉叔也出了二角人情正在周家镇上吃喜酒。他得了风声又忙碌起来，四面去奔走。他知道组长是没有用的了，又不在家里，便跑到两个和贵生老板常常打麻雀的乡绅家里去。

第一个是申新先生，他得了声息便披上簇新的蓝花纺绸长衫，穿着缎鞋，拿了一根乌漆镶银的打狗棍，带着阿吉叔到向伯那里去。

向伯的名字本来是向志，因为他现在上了年纪，又有名望，大家对他格外尊敬，就改了称呼，不叫他向志先生，叫他向伯了。

这一天正是向伯的孙女出嫁的日子，他非常忙

碌。一听见申新先生和阿吉叔的话，立刻气得牙须竖了起来。他原先曾和贵生老板约好，这一天午后花轿出了门，要贵生老板到他家里来消遣，现在他须得丢开了喜事去帮贵生老板的忙了。

他老人家满肚气愤，竟走得比年青的申新先生还快，不管路的高低，匆匆忙忙地跑在前面，第一个跨进了警察分所的门限。

这里是他们常来的地方，无须人引导，便一直冲进客厅，坐倒在朱红的靠背椅上。

所长听见向伯和申新先生到了，便马上和送茶的一起走了出来。

“两位难得过来……”所长操着不纯粹的本地话，很和气的说。

但向伯和申新先生只是偏着头坐在靠背椅上，装做没有看见，没有听见。

这时茶也来了。第一杯刚刚放在向伯身边的茶几上，向伯便拿起茶杯“乓”的一声，用力摔在地上了。

“谁希罕你们的茶！”向伯怒气冲冲地放着响亮的喉咙说，“你把我的外甥捉了来，想怎么办法！”

所长惊住了。他向来没有遇见向伯发过一次小小的气。他不敢说什么话，只弯下了身去。

“如其贵生老板吃鸦片，我也吃鸦片！把我一

道送到上头去！”申新先生握着打狗棍，剥剥剥敲着地板，严厉的说。

所长知道他们的来意了。他不知道怎么办才好，只愈加深深地弯下身子去，喃喃的说：

“放……放……叫他们放……”

“放了不行！”向伯还是怒气冲冲的说，“一道到上头去！到县里去！”

“我来陪罪……开除他们……”

所长不知说了多少好话，才把他们送出了大门。

贵生老板也就立刻出来，如数取回了钞票，得意洋洋的跟在两颗救星的后面，重又走过了极长极热闹的大街。

过了三天，周家镇上贴出红来，写着四麻子和其他两个调查员撤差并道歉，同时还放了十二个极大的爆仗，告诉大家。贵生老板得到了胜利了。

但事情虽然这样了结了，贵生老板高兴了，另外却有许多人不舒服。例如所长，四麻子，和其他的调查员，都抹了一鼻子灰了。

于是从这不舒服中，又循环地产生了报复。

一天夜里，有几个人爬进了贵生老板的后墙，一直走进了他的小房间里。

“这次落在我们手里了！”警察分所的巡查员高兴地叫着说。

贵生老板不能再躲赖，只好摸出四百元钞票来，其余的两百元，立了一个字据，才开了大门，送巡查员出去。

第二天清晨。阿吉叔又忙碌了。他应该先到周家镇上的一家钱庄，随后再到关圣庙里去。

但贵生老板到底是在走运的时候，正当他吩咐阿吉叔如何如何的时候，组长从司令部回来了。

云富组长，现在已升了股长。这次的回家，与前大不相同。他坐着一顶轿子，前面一个兵，后面一个兵。他们肩上都背着一支短短的骇人的枪。股长穿着一身忽而变黄，忽而变蓝的闪闪发光的军服，皮带从肩上围到腰上，头上戴着一顶军帽。

贵生老板和阿吉叔奔出去看时，他刚从轿里出来，往自己的门内走进去。一双乌黑黑地发光的皮绑腿把阿吉叔吓得吐出了舌头。

“不怕了！……”贵生老板自言自语的说，便不再打发阿吉叔往周家镇去。

过了不久时候，贵生老板估计着股长已经休息过来，便踱了过去，把他的事情禀知了股长。

股长发气了。

“那还了得！你把这两百元送到警察所去，不如送给我的底下人还要好些！我叫他连那四百元也吐出来！”

过了一天，股长亲自出马了。他带了两个随

兵，雇了一顶轿子，便往周家镇而去。

阿吉叔也高兴起来，依着贵生老板的吩咐，摇摇摆摆地象封了官似的跟在股长的随兵后面。

轿子停落在关圣庙门口，门兵就喝着“立正！”行起礼来。

股长递给随兵一张很大的片子，上面印满了大大小小的字。

警察所长很快的出来了。他也穿着军衣，背着皮带，戴着军帽。两个人都举手到帽边。恭恭敬敬地行了一个礼，随后所长便很客气的把股长请了进去。

阿吉叔很注意的看着，他看出所长不如股长的地方了：股长帽上有一颗三角的星，所长只有一颗两角的星！

“股长比所长高一级！”阿吉叔想，便觉得自己也威风起来，站了一会，不管三七二十一，便往客厅旁走了过去。

“不能少……”阿吉叔听见所长的声音。

“不能少，跟我到上面去领！”股长愤然的说。

“好！”阿吉叔听见所长也强硬的说，“上面去就上面去！……”

于是客厅里皮鞋声响了起来，所长走出来又走进了别一间房子。

轿子很快的又叫来了一顶，所长也带了两个背枪的随兵，和股长的轿子与随兵一起出发了。

“回去告诉贵生老板，我们到县里去了！”股长在轿里吩咐阿吉叔说。

阿吉叔捏着一把汗回家，他不知道这一去吉凶如何。“所长居然敢和组长到县里去了！”他想，“但无论如何，股长的星，比所长的多了一角！”

阿吉叔的见解不差，股长胜利了。他当晚就坐着原轿回了家，两个背枪的随兵也跟了来。

只是所长没有回来。

他不再回来了。

贵生老板得到了最后的胜利了。

祥生米店的房子不久就变做了昌馀米店的栈房。阿真那厮，从此再也开不起店来。

阿吉叔呢，也不再意外的忙碌，只天天种他的田了。

（赣）新登字第005号

书　名：文学快餐丛书·中国现代文学卷·黄金

作　者：王鲁彦

出版发行：百花洲文艺出版社（南昌市新魏路5号）

原　版：江西人民出版社

经　销：各地新华书店

印　刷：南昌市红星印刷厂

开　本：787×960mm　1／32

印　张：4.75

字　数：8万

版　次：1993年8月新1版第1次印刷

印　数：1—4,000

定　价：3.25元

ISBN7—80579—386—7／I·316—⑥

邮政编码：330002

（江西文艺版图书凡属印刷、装订错误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）

文学快餐丛书

中国现代文学卷

边　城	沈从文/ 著
黄　金	王鲁彦/ 著
夜　会	丁　玲/ 著
杂拌儿之一	俞平伯/ 著
杂拌儿之二	俞平伯/ 著
堪察加小景	沙　汀/ 著
小哥儿俩	凌叔华/ 著
谈龙集	周作人/ 著
归来的瓷观音	白　采/ 著
屐痕处处	郁达夫/ 著

● 封面设计／梅家强

ISBN 7－80579－386－7/I・316－⑥

定价：3.25元